

战时记者 / 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 · — V. 1, no. 1 (民国27年[1938]9月) ~ [?] · — 金华(浙江): 编者
[发行者], 民国27年[1938]~[?].

; 27cm.

月刊.

* * * * *

本刊共摄制1卷, 16毫米, 缩率1:21, 原件藏北京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摄制, 母片藏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北京), 原件纸质差, 有污迹, 破损.

本刊片卷摄制目录:

V. 1, no. 1 ~ V. 3, no. 6 (1938. 9 ~ 1941. 2)

(缺 V. 2, no. 11; V. 3, no. 5)

第一卷

1938年 1-12, 1939年 2-10, 12,
1940年 3-1-4, 6

(共23卷)

1-12 / 2-10



第一卷 第一册

戰時記者

創刊號要目
二十七年九月一日出版

記者節與反侵略	社	紹	文
論戰時報導工作	錢	嚴	之
抗戰中的報紙	鐘	湘	期
報人在戰時	紅	張	西
如何編輯戰訊	李	馬	基
怎樣做戰地通訊員	星	沙	光
國察戰爭時之隨軍記者	笑	劉	啓
戰地採訪一得	青	呂	方
血戰海鹽城 (戰地特寫)	許	王	士
守住自己的崗位			遠
報紙下鄉去			今
輿論之淨化			
新聞與抗戰力量			
日本報人的悲哀			
敵在香港的新聞活動			
犧牲一點版權			
日蘇為什麼休戰			
捷克怎樣做和平堡壘			
蘇聯對日作戰的準備			
瘋狂的世界			
石火大王克虜伯 (一期一題)			
新聞的新聞			
雜著錄			

浙江省戰時新聞學會編輯兼發行
月刊出一期 日出版 零售五分

R.
890.5
1 430

記者節與反侵略

——代發刊辭——

杜紹文

浙省黨部於民國二十二年秋，呈請中央保護新聞從業員；國府於同年九月一日，准浙之請，明令保護，杭市新聞記者公會，因號召國內新聞界，規定九月一日為「記者節」，一方面仰荷政府的扶植愛護，一方面又有待於新聞從業員的辛勤奮發，「記者節」包涵以上兩義，到現在已整整五週年了。

今日，我大中華民族正和狂暴無比的敵寇，作一番決定生死絕續的血戰；此一戰事，我如獲勝，則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否則我們固然要做奴隸牛馬，即我們的子子孫孫，亦不免為日間的婢僕臣妾，這個最後關頭實任至嚴重了。所以我們的神聖任務，一句話，就是「反侵略，謀自衛，求生存」！

看！瘋狂侵略的烽火在延燒；聽！萬惡侵略的號角在廣叫；我們的責任是雙重的，即保護祖國之外，尚須進而保衛人類，大時代賦予我們以艱鉅的職責，無可避亦無可辭。新聞從業員係人羣的「觸角」，他的官能特別銳敏，感應特別迅速，正義感和熱情心特別濃厚，嫉惡揚善從正去邪的態度亦特別堅決；所以新聞從業員站在反侵略的第一線，時為反侵略的急先鋒；他的每一張紙，每一枝筆，都化為反侵略的一顆紙彈和一座筆陣。世界反侵略總會代表巴黎時報記者毛那蒞澳時，曾說：

「執役新聞界，係世界最高尚的職業，以此為職業的人，必須肩負重大的使命，抒發任何事物的真理，以促進人類永久的和平。尤其是侵略主義者橫行霸道的現局，為求和平而反侵略的工作，亟須加緊。譬如演劇，觀衆匯集，新聞從業員坐於最前排，所見更真，所聞更切，當以敏銳的所得，把握現象的因果，而重振正義的旗幟，偏樹和平的風氣」。

今年的記者節，際敵寇狂暴的侵略下，和我們作第五次的見面。我們目擊敵人暴行的無理性，無人道，無良心，身受侵略逆流的所冲刷，所激盪，所飄泊，落在我們肩上的責任，是沉重而艱鉅的，我們最低限度的最小工作，至少有下列兩點：一係國內方面，須加緊喚起全民族的反侵略意識，以驅除敵寇，做每一個人的實際行動，例如當兵、出錢、服役、生產，均係反侵略的有效利器，新聞從業員宜善為啓導策勵和激勵，增加我們反侵略的偉大力量；

一係國際方面，新聞從業員應舉我國的各種事實，向並世列邦，宣示我們不僅有反侵略的堅強決心，且有反侵略的勝利把握，時以我們英勇抗戰的事蹟，敵人殘酷罪惡的獸行，一一公之於世，使各國對於我之抗戰，一致刮目相看；我國反侵略的精神和實力，皆可大白於世人之前，而促彼等的援華反日，加強其深度和廣度。

我國過去反侵略的宣傳，組織欠完善，工作欠緊張，聯絡欠密切，內容欠充實，手段欠敏巧，範圍欠廣泛，一切偵察、分析、統計、研究、歸納、論斷、策應、交際、分配等工作，類皆未能恰到好處。「宣傳在不忘真，說謊並非宣傳」，敵寇侵略我國是一樁鐵的事實，而敵寇燒殺淫掠的暴行，亦係一樁鐵的事實，我們只要亦裸裸露露這種醜惡的事實，訴諸全世界人類，人性未泯的良心，就可以得到深刻的反應，使日間的罪惡遭受無情的裁判。可惜我國的新聞從業員，關於這些功夫尚未做到，例如國際反侵略總會歷次派來的毛那、雷諾諸人，和世界學聯派來的柯樂滿、雷克難之輩，我們報界所提的供敵寇罪狀的材料，僅是斷簡殘篇碎圖的一點點，不能充分表示我國反抗侵略的神聖與英勇的任務來。所以，我們檢討已往的缺點，把握當前的需要，新聞從業員的反侵略宣傳，應該站在一般民衆的最前線，充分利用每一頁紙，每一枝筆，每一張嘴，把我國反抗侵略狂暴的可歌可泣事實，用直接間接的方式，廣為宣揚，使愛好和平崇尚正義的友邦，毅然決然的站在我們這一邊。

新聞從業員為民前鋒，他們是反侵略陣線的哨兵，亦係反侵略部隊的主力，職責雖重，義無可辭。昔宣聖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董狐南史之流，亦各能秉筆直書，措模足式。不過以上先哲偏於消極的抨擊，而不能為積極的驅除；我們的反侵略，重任以行動為表現，其意義的深長重大，較宣聖董狐南史輩，又進一步，又深一層。

願新聞從業員齊在一九一節之日，一致誓以至誠，戮力從事實際的反侵略運動！

955063

論戰時報導工作

彬

李延祿將軍曾經有句名言：「大砲的射程怎比得上文化的射程，子彈的威力怎比得過文化的威力！」新聞記者號稱文化界的中堅份子，聽到這樣的批評，那得不凜然感覺本身責任的重大！

事實擺在眼前：平津京滬各大文化中心淪陷後，敵人箝制輿論，醉民衆的手腕，真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而各地新聞界同志，只要還有一道最後防線可以憑藉，仍在孤軍奮鬥，和暴日及漢奸們作殊死戰！直到最後防線亦被摧毀，沒法在原陣地上發揮其愛國熱時，才忍痛作光榮的撤退，重整旗鼓，和暴日與漢奸們周旋到底！

新聞界同志像這樣的堅苦奮發，自然有其豐富的收穫，試看敵人和漢奸報，儘管費盡心機，挑撥造謠，而戰區內的老百姓仍會棄爲糞土，他們情願冒極大的危險，出極高的代價，買一份國人自編的報紙來看。聽說京滬線一帶的老百姓，因此而被敵人拘捕的隨時多有，甚至被其慘殺的亦不少。新聞界同志！老百姓們這樣熱烈的歡迎我們，不該我們感泣，不該我們加倍努力嗎？

不過，真實的新聞記者，試從抗戰發動以來，作一番自我的批評，恐亦不能不有所懺悔罷！這次抗戰，無疑的是我中華民族破天荒未有的大事。由抗戰而形成的種種非常現象，變態的情緒，和特殊的問題，不但是見所未見，抑且聞所未聞，新聞記者在業務上原負報導事實真相和指導輿論的責任；但要把這種種非常現象，變態的情緒，和特殊的問題，一一加以正確的指導，分析，和解答，顯然已有不可克服的困難；要進一步，利用這些描寫，分析，或解答，以鞏固抗戰陣線，增進抗戰力量，驅除抗戰障礙，當然更非一般的新聞記者所能勝任，此應懺悔者一。新聞記者原是構成羣衆的一份子，殊無法跳出羣衆心理的圈子，明知負指導輿論的責任，而免不了隨羣衆的喜怒哀樂而轉移，所以當我軍勝利消息傳來全民騰歡的時候，亦會過度興奮，將我軍戰功意誇耀，盡量渲染；若因此而助長軍事上僥倖輕敵的投機心，間接埋下了失敗之根，新聞記者是無可逃責的！此應懺

悔者二。自抗戰發動後，政府已責令新聞記者應自由地發表，新聞記者應該可以乘機奮起，大膽批評，如某某貪官污吏，應即明正典刑，某某爲稅政惡法，應即儘速撤廢……然而我們只見有純理論的高調，而不見有更具體的痛發，此應懺悔者三。飛機大炮固可以殺敵致勝，但對外宣傳，亦是「思想的炸彈」，在敵人的精神戰線上爆發時，同樣可以致其死命，但我國的新聞記者，充其量，不過能在國內盡幾分力，在對外宣傳方面，實在不足和敵人較短長，此應懺悔者四。平心而論，「八一三」以來的國內新聞界，自有其不可磨滅的成績，但我新聞界不但不敢引以爲功，而反覺本身的缺憾和應懺悔之點太多，除了本位努力外，更希望政府和國民予以督促和鼓勵。新聞價值有三要素：一是迅速，二是真確，三是豐富，現在各報的國內自有消息，都感貧乏遲緩，而民衆對於本國新聞的真確性更多懷疑，結果新聞記者不得不仰賴外國通訊社的消息，以充實篇幅，而民衆亦特別信賴這種情報。我們熱烈希望政府能命令電信機關盡力使新聞電流通，不可壓積；同時希望中央通信機關的消息更豐富，更敏捷，中央無線電台的廣播，更普遍，更有力。檢查新聞本是不不得已的辦法，抗戰期內，新聞記者對於所發言論和所報道的消息，都知自動檢查，其效力較官辦的檢查所何止十倍？政府對於洋商招牌的中西文報紙向取放任態度，而對國人自辦的報紙獨嚴，結果很多重要消息，在洋商報紙上可以痛快直書，而在自辦報紙上，只可從字裏行間去隱約猜想！民衆當然多取彼而舍此，新聞記者雖然要代政府保守秘密，亦苦無法杜塞民衆的耳目！新聞檢查制度不改良，在民衆心目中，自辦報紙的信用必將永遠低落，無法恢復。

最後，我們願喚起政府注意者：平津京滬失守後，新聞記者被捕及被殺的已有多人，其因不附敵而失業的亦不下數百人。新聞記者本屬清苦，除本身技術外，大概缺乏糊口之方，政府現方需要宣傳專才，何不加以收容，免其淪落？若他們不幸因迫於生計而違心事敵，豈僅是新聞界的憾事，亦是國家的損失！

抗戰中的報紙

錢震

報紙有兩個最主要任務，這就是（一）傳遞消息，和（二）指導社會。在戰時，由於前方戰況，敵軍實力等亟需迅速報道，及團結全國共禦外侮等信念亟待闡揚，報紙的任務，亦遂加大數倍。同時社會對報紙的需要，亦逐日形增高，因之戰時的報紙，究應如何完成其偉大的任務，却不可不加以討論和研究。

抗戰以來，我國各地報紙，雖其中一部因所在地淪陷而受到重大的影響（有的根本停刊，有的失却自由，有的因遷移而喪失其實力），但多數報紙均能認定職責，努力邁進，為國家民族出了絕大的力，這是應當敬佩的。但如講起任務的完成，却依然尚未能到最高的程度。

實際說來，我國報紙因抗戰爆發所造成的轉變，除了縮小篇幅登載有關戰事消息文章外，別的却很少看出所謂「戰時化」的意味！報紙的戰時化，應該不單單是這些外形上的變革，而是要在各方面力求達成其在抗戰期間的神聖的任務。

首先，作者以為目前吾國各處報紙，為使發展力雄厚，減少一般無謂的重複的消費，應切實實行聯合出版。自抗戰以來，我們只看見許多報紙因戰事停辦，同時，我們也只看見若干報紙因戰事影響而陷入風雨飄搖，却很少看見幾個報紙的歸併發行，這不能不說是損失的。我們知道在許多地方，一個報紙的力量是做不到，但要是幾個報紙合作，就可以做得很好很出色。別的不說，單就消息傳遞而言，無論是在人力或是財力，假如有兩個以上的報紙的合作，則所得的消息，定可比較敏捷而正確。若干報紙聯合出版，一方面可減少消耗，他方面可以加強服務效能。這在抗戰中，尤其是在長期抗戰中，確有迅速採行的必要。

其次，事實上，聯合出版亦畢竟有其不能克服的困難，若干報紙在不能聯合出版的場合下，却也應該作最大可能的合作。不特不應互相歧視，連強烈的競爭，有時也覺得不必。因好競爭固然是求進步的原動力；但有時為了競爭，免不了要損害進步的力量，減少合作的功能。這在抗戰軍事進行的今日，實在應該設法避免，至於非正當的競爭，更不必說應該絕對的根除。所謂最大可能的合作，則可就地方環境決定其限度，大概雙方可以共同設法求得的各條件，均可互相合作，不必過分的拘泥。

第三，在抗戰期間，不但後方民衆需要報紙，前方士兵，亦同樣的需要報紙。因為單就戰事消息而言，前方士兵所知道的戰況，是局部的而非全體的，何況在戰事消息以外，如政治，外交，國際形勢以及各科解釋和論斷，尚佔有報紙的大部篇幅，但據目前線退下的將士，或是觀察前線歸來的戰地記者的報告：在前方可以看見敵人自飛機墜下的報紙和傳單，却絕少看見

新聞新聞

女記者威金

生脫險 魯南戰役中，中外記者三十餘人，在前線採訪戰地實況，迨徐州失陷時，大部份威女士突然由青島乘輪抵達香港，歷言脫險經過。謂係由徐州繞經小路步行抵青，出生入死，幾經艱險。且言：「魯南膠東雖已被日軍佔據，但戰事仍在進行中，中國遊擊隊活動之普遍，使人難以想像，余曾數度誤入作戰區域，但都僥倖脫險。總之，除沿交通線為日軍據守外，其餘均在遊擊隊和民團之控制下」。威女士因為身心勞瘁，現在已入瑪利醫院調養。

法記者雷諾在華

法國天主教三大報紙之巴黎早字報，現代評論，及西方光明報特派員雷諾氏，於八月十六日晨由滬飛漢，在敵機狂炸警報怒吼時，安抵武昌機場。下機後即赴旅邸稍事休息，下午至國際宣傳處晉謁董副部長，交換意見。雷氏在漢勾留一週，並晉謁蔣委員長致敬。日前又赴長沙廣州桂林，晉謁馬相伯，預定在九月中旬至安南，決定在河內西貢海防連那脫越南及其他重要城市作公開演講關於中國抗戰，以喚起越南人民對中國之同情，及予中國有力之援助。

聞雷氏將以此行見聞，著為「中國與日本」一書，通告歐洲人士，俾對中國抗戰有更深切之瞭解與實際之援助。又雷氏以我國旗幟案足以象徵此一偉大民族之氣魄，蒸蒸日上之前

我方報紙的蹤影。前線精神食糧的缺乏，是後方各界的責任。尤其是報紙的本身。報紙當局應該多方設法取得中央或地方各軍政機關的合作或援助，將所出版的報紙，大量運送前方，使前方將士脫離悶葫蘆的苦海，並振起勇氣與敵人作抵死之周旋。

第四，抗戰中最流行的口號，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知識的出知識。這是可以幾個字概括起來的，便是所謂「犧牲的精神」。報紙是國家的各種組合之一，黨報要有犧牲的精神，商報亦同樣的不能逃避責任。報紙最大的物質精神之表現，一方面是報紙的「守土職責」，在迫近戰地的地區，如果戰局確屬不好，當然，不但報紙自身要設法遷移，並且還要勸告民衆遷避。但如戰事並非絕對緊張，則此時報紙却應該立足定跟，照常執行任務，不應大驚小怪，動搖人心。一方面便是在定價上應力求低廉。戰時物價昂貴，固然較平時高漲，但一般民衆的生活，亦同樣的比平時困苦，所以報價絕對不應提高，萬一提高，亦須以社會經濟力為最高標準。

最後報紙是傳遞消息，指導社會的，是社會精神的寄托者。關於消息的傳遞，當然應力求真實。至於指導社會，最主要的便是社評及專論的刊載。報紙社評或專論，對於時事的論斷或解釋，不應採取過激的口吻，相反的却要絕對冷靜，由冷靜產生正確的觀察。就戰局言，不論如何，不應無條件的悲觀或樂觀。要於精密研討之後，再下斷言。這樣社會才不會誤入迷途。此外，報紙在其分內工作外，亦應多方參加社會活動，擴大對社會服務的範圍。如舉辦時事論文比賽，代收救國捐款等等，是報紙所能做到的，也是應該做到的。總之，報紙在抗戰期中，負有神聖的後方和前方的任務，它的任務的完成，對抗戰前途，有着無限的助力。為抗戰，為報紙自身，報紙不能再加努力，以求任務之完成。

亞細亞的暴風雨 雲蓀

世界在高速準備戰鬥的氛圍中，亞細亞先捲起空前的暴風雨了。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想不到老大的中國民族對其唯一的死敵——日本帝國主義者能有這樣堅決的力量，回答狂暴的侵略。

我們的死敵，用怎樣醜惡的手段，要把四萬萬五千萬人正在抬頭的民族意識壓制下去，真是夢想！僅是大中華民族由其歷史的教訓，先聖先賢，忠貞為國的志士們所遺留的至寶。這精神像天上的星，雖在漆黑的深夜，都是光明閃爍，散佈在天空，如同散佈在每一個人的心坎裏一樣；又如同地心的甘泉，永遠是澄清的，雖埋在地底，它終有一天穿過萬重山峯，從高不可攀的危崖上面吐出來的。民族意識是民族整個的靈魂，有時候它會因一時的疲倦，沉睡在深山谷底，可是，當它醒覺時，便同雄獅一樣，兀立在高崗，向着廣大的世界狂呼怒吼，使整個的世界被狂潮沖擊着發生極大的震撼了。它的聲音，如同驚雷，它的威力，如同暴風雨，把世界上不平衡的勢力，全都削平了。黑暗逃避以後的世界，光明之神將帶着一切的自由與幸福，來慰勞被征服的奴隸了。

現在，亞細亞的暴風雨已經掀動了，六十年來看不見天光的奴隸們，都站立起來。我們可以聽到在掙扎中奴隸們都在大聲高喊：

「被壓迫的伙伴們！我們的時代來了！」

途，特向湘省黨部索取黨國旗各一面，携返法蘭西。

華北敵軍統制新聞 華北敵軍為統制新聞，迫平報數家停刊。又擬令津小報三家，合併為一家，減少戶數。

益世報在滇復刊 于斌主教由蓉飛滇，為提高邊省文化起見，將天津益世報移滇復刊，現正籌備中。

漢口時報發行渝版 漢口武漢時報，茲為增加戰時後方宣傳力量起見，現籌備在渝設立分社，發行渝版。聞該社代表汪提督氏，現已抵渝，即將走訪各當局，從事一切籌備事宜云。

滬各報禁登刺激性新聞 英美各領事館，通知英美商民所營華文報紙，謂僑工部局董事會主席之請，轉請各該報紙，自八月一日起，勿刊登過於刺激之新聞。

寶學謙女士出國宣傳 由漢口各團體之推派，寶學謙女士任國民代表之一，出國宣傳我英勇抗戰與敵人暴行，以博得國際的同情與援助。寶女士為天津人，前年曾被派赴美國參加世界學生聯合會，復又擔任中央宣傳部幹事等職。女士已於上月下旬乘中國飛剪號飛機赴美，參加美國世界青年大會（顧問），逗留若干時日後，將赴歐洲漫遊，預計訪問之國家，有英，法，瑞士，比利時等，最後更擬往蘇聯一行。

歡迎賜稿
歡迎介紹
歡迎批評
歡迎交換

報人在戰時

嚴芝芳

在這種偉大的時代中，根據真理正義，本着良知良能，為人類和平，世界的文明，國家的生存，民族的利益而奮鬥，而持不懈的奮鬥，這是報人們的天職。新聞事業是隨着時代前進的，同時又可說它是推動時代前進的一種力量；因此從事新聞事業的報人所負的使命更為重大，所任的工作尤為艱鉅。要擔負起這份艱鉅的工作，來完成這個偉大的使命，報人們的本身，自然要切切實實的下一番修養功夫。

在平時，報人們要有健壯的體格，清晰的頭腦，熱烈的情感，高尚的品性；在戰時，報人們除了充分發揮上述的各項優點外，對於身心雙方，更須加緊地修養和鍛鍊，才能應付當前的環境，而無忝厥職。

(一)要有堅定不拔的意志。在運動亂時期，一般人往往容易沉沒了本性，有的因畏懼而退縮，而逃避現實，獨善其身，有的因貪婪而變節，而為虎作倀，率獸食人，這種人都是在平時沒有堅定的意志，所以一遇變亂，輒如中風狂走，於不知不覺間，改易其本性，沒有方法來自拔自救。報人們所處的環境，和所任的工作，在平時已覺不易應付，在戰時更屬繁複艱鉅。所以戰時的報人們，首先要立定脚跟，以清晰的頭腦，來應付繁劇的環境，以堅苦卓絕的精神，來擔當艱鉅的工作。一富貴不淫，一處前方如後方。

(二)要有豐富的軍事常識。戰時報人的特殊任務，是要將正確而迅速的戰事消息，報導一般民眾，鼓舞其同仇敵愾的意志，而增加持久抗戰的力量。是以戰時報人的本身，對於軍事學識和技能，也應下一番苦功。敵我雙方軍區的劃分，戰術的運用，固然是要瞭如指掌；就是防空防毒的常識，避毒救護的訓練，也須於平時多留意，多多的研究和實習。身體在戰地的記者們，更須和當地的防軍打成一片，同甘共苦，共進退，才能出入槍林彈雨，得到豐富而真實的戰地消息；處在後方的報人們，雖然從容坐鎮，以逸待勞，也要以如臨入敵的精神，盡量運用他豐富的常識，來處理戰事新聞，製成從容坐鎮，以逸待勞，也要以如臨入敵的偉大效用。

(三)要澈底明瞭國際動態。戰時報人不僅對敵我雙方的政情軍情，要有明確的認識；對於整個世界的動態，更須隨時留意，在腦子裏把握着一個清晰而明顯的概念。因為世界是含有不可分性的，所以國際上每一事件的發生，都會間接地或直接地和我國的抗戰發生密切關係。一個現代的報人，無疑地應該在這方面下功夫，密切注視着國際上新事件的發生，舊事件的演進，親切有味地加以研究，明瞭其前因後果，以及成敗利鈍的跡象，並估計其對於我國抗戰的影響程度。

上述三點都是就個人或想所及，拉雜寫來，卑之原無高論。不過生當這偉大動亂時代中的報人，應如何充實本身的智能，以手中的鐵筆，和案頭的紙彈，來作殲滅敵人的工具，這確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一個問題啊。

坦白的自供

最近「大阪每日新聞」登載了一篇駐滬訪員的通訊，其中他坦率地說出：「在蔣政權之下，中國的團結堅強得令人難以置信；他所受的打擊愈多，他的政權似乎愈為堅固」。他還說即使佔領了漢口及廣州，也不一定能使蔣「屈膝」。

東京出版的「經濟家」雜誌五月號曾說：「如果商人，政治家，以及其它知識份子能夠毫無隱諱地表露出他們對於中國局勢的意見，他們其中一定有許多是悲觀的，因為至少他們大多數都感覺到在事變最後結束之前，日本必須克服無數的困難」。

它並指出「日本所採取的拙劣手段，應負大火蔓延的全部責任」，並且還暗示出拒絕以中國中央政府為對手是一大錯誤。

在另一章裏，它公開地說出在徐州的日軍總司令部，「過低估計了中國的力量」。

五員飛虎鎮長江

長江方面，我們的陣容，已有新的調整。血戰羅店一帶的陳誠將軍，既負保衛大武漢之責，自然前後兼顧的。薛岳將軍還是英年猛將，與陳誠將軍是淞滬前線的戰友，以後又任某方面副司令長官，最近又轉戰淮北。他的厲害，敵人多次領教過了。張發奎將軍，是鐵軍統帥，此次守浦東竟教敵人不敢正而相視。在浦

位崗的己自住守

一般人看我們新聞記者，都懷有奇異的眼光；而且他們眼中也是具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是畏懼而可怕，另一是卑鄙無恥。其實一個真正幹着新聞事業的記者，並不是他們想像那麼可怕與無恥，而是一個極端平凡的人！

誰也承認這兩種不同看法的產生，一半是基於記者本身的不健全，沒有守住自己的崗位；另一半是由於社會教育的不夠。中國的社會教育，向來是落伍的，所以社會上大多數的人，也就離去他的意識，失去他強有力的判斷；結果，弄到每一事件，不是懷疑，便是恐懼。進一步，在判斷意識不清的形態裏，強下判斷，因之會得到一個錯誤而不正確的觀點。雖自命不凡的所謂智識份子，往往都犯着同樣的毛病。

新聞記者本身的不健全，自然，是指每個記者人品的良莠；同時因為大半新聞記者的口，被有勢力者的槍鎖住，有錢者的洋細塞住，而且用不到去舉林白水，邵飄洋，劉煜生，王慰三等人來作證明，乃是鐵般的事實。所以也是許多後起記者之所以不敢走上自己崗位的大原因。因為這樣，大眾的眼光裏，認為記者是大人先生們暨資本家的「特權階級」的傳聲筒。這不僅是社會給予每個新聞記者的待遇，也是站上自己崗位認真工作的新聞記者的苦悶。如果和最前線的士兵一樣的去流血汗毀滅敵人侵略的壁壘，那麼，每一個新聞記者都應該不為槍桿或金錢的勢力而變成啞子播音機。換句話講，便是每一個新聞記者能夠不畏槍桿，不屈服於金錢的勢力，新聞事業的前途，才有新的希望，才算沒有「尸位素餐，有忝厥職」呵！

所以想做一個起碼的新聞記者，同時為要新聞事業的前途發揚光大，一方面希望動輒以鎗和錢的勢力向記者示威的社會有所變革；一方面希望從事新聞的同業能夠與特權階級的特權階級奮鬥到底，一直使鎗和錢在新聞記者眼光裏為不可利用的廢物。雖然提高社會教育還重要，但至少會使世人的眼光起了一個小小的轉變。

總之，新聞事業要超越吃奶的階段，必須每一新聞記者有公正的態度，正確的眼光；勇敢地配合着客觀的形勢，為抗戰而作有效的努力。守住自己的崗位，促進社會教育的發展，是今日每一個新聞記者所應負的任務。

勝利條件 一個「最」字

全面抗戰中的最後勝利，這是我國每一個人所懷戀着，企求着的。能實行左列八個信條，這才是博得最後勝利的最正當也最迅速的途徑。

抱「最」忠態度， 下「最」堅決心， 做「最」忙工作，
 過「最」苦生活， 忍「最」大犧牲， 作「最」勇奮鬥，
 盡「最」大貢獻， 持「最」久精神。

疎、馬

東退却的時候，雖然大家對他不能迅速應命，以致吃虧，有所責難，事後知道，交通的障礙，是一個主要原因，不能怪他專恃血氣之勇。所以 蔣委員長還是重用他，教他埋頭練兵。湯恩伯將軍始而南口，繼而台兒莊，使他的名字在國人耳中，已有磁鐵性。孫連仲將軍也是台兒莊英雄，與湯將軍一同受青天白日勳章的，大家都認識了。

浙皖方面有顧祝同將軍，在指揮若定的督率着，而且山路險要，敵人進兵很不容易。

這五虎大將，瞰視着大江一帶，該使敵人的「兒郎心膽寒」。何況我們的大將，不祇這五員飛虎？

敵人縱有「投鞭斷流」之衆，恐怕不久就有「八公山草木皆兵」之日！

有所不為

不為

常有人來問：「不為」是什麼意思？又有人在外面猜測：「不為」就是誰！我可以告訴諸位讀者：諸位讀者的本人，就是「不為」。

「人有所不為，而後可以有為」，我們對於國家，不能執干戈衛社稷，不能積極地有作為；但是我們應該自己勉勵自己，大家勉勵大家「有所不為」。

不為些什麼？不為背叛國家之事，不為損害國家之事，不為認賊作父之事，不為為虎作倀之事。

所謂「不為」，如此如此；願四億同胞，都是「不為」！

如何編輯戰訊？

繆雨

抗戰期間的報紙，最使讀者注意的是戰事消息。因此，戰事消息的編輯與寫作，值得每一位同業的注意。本文先就編輯方面立論。我以為一個良好的戰訊編輯，他應該不違背左列三個原則。

第一，態度的決定 一張報紙的刊行，幾個鉛字的說白，不獨影響士氣，而且影響民氣。假使大多數人以爲中國必亡，則望風而潰，中國將不戰而屈於敵人之手；假使大多數人認定中國必勝，則暫時的挫折，適足以說明敵人軍火人力財富之消耗，而且最後勝利，定在敵人深入之時。所以當上海失守之後，我們固然是樂觀；南京失守後，我們依然是樂觀；即令徐州失守武漢危急的今日，我們還是十分樂觀者。我們要以這種無限量的樂觀態度，直接的普遍的灌輸士兵與民衆，並間接的影響國際的觀聽。在國內固然是希望由於我們的新聞的傳佈，使人人敢做，步步設防；在國外尤其希望藉此獲得廣大的同情與助力。總之，在抗戰時期的新聞記者，他的筆端不應沾染一瀟失望的墨汁。不過，樂觀與浮誇不同，與驕矜不同。我們應審慎地使讀者瞭解敵人軍備的優越，初期的挫折，和前途的危險與艱苦，而應不斷地努力，加緊的準備，拚命的奮鬥，始可獲得最後的勝利。

第二，重心的認識 第一條新聞，應指示出軍事的重心所在。如去歲保衛上海時，年前

兩三個月內，報紙應當以上海戰事爲第一則新聞。而徐州失陷前數月，則以徐州攻守置第一則。最近三期戰事開始，又當以武漢前哨戰——江西安徽戰事爲第一則新聞了。在此期間，即使其他戰事小有勝利，亦不變易首則地位，這不僅爲表示一大報的風格，而實是要使讀者明瞭戰局的關鍵與中心，心不旁騖，全神灌注，雖不能集全國人之心力以必須保衛此一要區，亦當集全國人之眼光以督促守此戰區之將士，予前犯敵人以嚴重之打擊與巨量之消耗。爲達此此一任務，故編者不僅須研究全戰區之地形與戰史，與最新之軍事知識，且當對敵我之戰略與戰術，均有透澈之瞭解，則戰事中心之判斷，方不致誤。

第三，機密的保守 如完全視報紙爲一商品，儘量地告訴讀者以軍事機密，以滿足讀者好奇的心理，自可獲得銷數的增加。但如我們不忘記報紙在抗戰時期，不僅是普通的社教工具，而是爲維持一民族國家生存的武器，則我們對軍事機密應完全地絕對地保守。我們寧可從別的方面給予讀者以興味，而不當以一點一絲軍事機密妄增加一份銷數。本來，在抗戰期間，洩露軍機，是一件犯法的行爲；祇是由於條文的硬性和編者的取巧，在一年來的抗戰期中，我們翻開各地的報紙，不難到處發現軍事機密。西南某數省的報紙，常常刊載軍隊與壯丁數目，開拔的地點與時間，軍事要人的行動與軍事設備，固不待說；即以素負盛名的某

大報與某名記者，亦常以其流利的筆鋒，於描寫軍情之餘，痛論敵我的得失。這雖然足以滿足一般普通讀者的心理，而在一個負責的戰時記者看來，像前類消息應絕對不予刊載，而後一類特寫，則當密呈軍事委員會參考，而不當公開使敵人有借鏡。我不是說敵人參謀部是如何重視這些外行軍事記者的「情報」，而是說我們寧可以小心爲是。甚至如一個地方的失守，有時爲着要等待另一勝利的消息同時發表，（因這樣發表的方法，是常足以鼓舞人心的。）我們寧可把這淪陷地方的消息，遲發一兩天，而不當如平時之競求敏捷。

右列三點，舉之無甚高論，而作者則視爲保戰訊編者應守之鐵則，關係抗戰前途頗巨。因趁「戰時記者」首期付印的時候，草草寫成本文補白，並請讀者與同業指正。

新三傳

搖頭擺尾，吮痔抵癢；
昔本無賴，今充功狗。
是曰新貴
傳得衣鉢，萬年遺臭；
岳王坟前，君道不孤。
是曰新僧
狗臉不足，戴個綠巾；
奉送活寶，團結主心。
是曰新龜

怎樣做戰地通訊員？

鍾期森

全面抗戰展開以後，各種報紙，對於軍事消息及戰地通訊，感到迫切的需要。因此，戰地採訪，成爲了一種極重要的工作。許多在前線戰區的訪員，會在此時投函到各報館去應聘。青年軍人在職的或退伍的，也會乘機活動這個極有意義的工作。而都市上的青年，尤其會與級勃勃的托人找尋一個能上前線過採訪生活的地位。這一種現象，從任何方面說，都是可喜的。不過，報館方面對於錄用這種人員，照例是很嚴格，倘若不知道他的資格和能力，絕對不敢輕於嘗試。在這種情形之下，不免將令很多青年失望。筆者在最近兩三月來，收到這一類請求的信，不下二三十封，然而，都因條件不合，而被報館當局拒絕了。

這說明做一個戰地通訊員是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不是絕對的不容易呢？不。一點也不。我可以在這裏具體的答復：倘若你稍有軍事學識和經驗，倘若你精力富強，同時你又文筆清通，而且知道新聞的價值及迅速傳遞之必要條件，你便具備了做一個戰地通訊員的資格。不過，這些條件是不容易兼備的，我在前所提到的二三十人，大多不具備軍事經驗和身體不強的人，因此，就不便錄用了。

戰地通訊員的生活，令人欣羨的地方很多。但每一個報紙，對於這一類的位置爲數無幾。歐戰時，英國的報紙籌有的款經常的派人担任這種工作的，僅五六家。在中國，則旅行記者也祇近年才有，而且是少數規模較大的報館才有。戰事發生後，除了有的已派適當的人員出發前線外，有的因經濟關係，往往是聯合幾家，共派一人。其他尋常的辦法，則是幾個報紙共同磋商，買一人的稿件，繕寫幾份分登各報。由於這種消極的救濟，因之，報紙上戰地通訊及戰事消息，不能有更顯著的進步。

筆者從事報紙工作有年，而且與很多戰地記者有密切的聯繫，同時自己更曾作過一次旅行記者，對於戰地採訪工作，耳濡目染，可能的總算知道得比較詳盡。爲了知道現在有很多青年想從這條路上充實

他的人生，爲了知道現在很多報紙對於戰地通訊還不十分重視，我想以這篇文字調劑這兩方面的缺陷使其溶和起來。這即是說：使有志戰地採訪事業的青年，能夠知道如何去作一個戰地記者，當他獲得了他的職務後，他可以較順利的進行他的工作。而由此，使報館不致找人不員，並使他自然地走上積極充實戰地通訊那一條路。

讓我先從一般應具備的能事說起，一個戰地通訊員所應具備的能事，絕不是一個常人所能夠兼爲的。他必需體格健全，毫無疾病，能耐勞苦。食品無論如何減少，如何粗劣，都可以忍受。寢地無論如何偏促，如何污穢，都可以睡眠。甚至於曠野中受盡風霜之苦，或草舍裏直覺到穢氣蒸騰，在別人所不能忍受的，戰地通訊員都要樂於忍受。此外，他還要能夠騎馬，騎自由車，或者能開汽車。學識上，除文字清通和常識豐富外，更要有充分的理解力與判斷力，同時還要懂得一點地理，戰史，和兵法。言語上，除本能的國語外，最好還配得一種預定應到地域裏的方言，能說一兩種外國語，那是很便利的。歐戰時，一般對於戰地記者的要求，至少須懂得德法兩國文字，若能兼善俄文與西班牙文，則更於職務有助。在今日我們的戰爭尚未具體形成國際戰爭以前，外國語還不十分需要，但能懂日語，那是很有益處的消息，因爲在收復區裏，倘若拾到一個字條，有時會供給給你一個很好的消息，甚至可作軍事行動的參攷。

無論在戰時或者平時，戰地通訊員要能夠隨時束裝成行。按照通常的例子，通訊員得到極簡單的消息，就要出發採訪。英國倫敦勒格拉夫日報的訪員馬克曉氏，是歐戰中一位著名的戰地記者，他曾親歷戰事五次，幾乎沒有一次不是匆匆就道的。他曾就他的工作經驗，作過如下的文字紀述：

「一八九九年九月，余在亞爾德歇地閱操，思有所紀述。不意英軍伴戰之練習，不久且作真戰之預備。有一星期五晚，余返倫敦，預備星期休息，七時抵滑鐵盧車站，即赴報館投交原稿，

至則見主筆有短箋一紙與余云：願君明日由叟散順乘輪往南非洲，自行準備一切，該地克柏實恩有南非登達銀行存款可支。余因此數語畢，已自能領悟主筆所需於余者。蓋是時南非共和國邦交，將有決裂之象，不得不先時而往。幸是晚會計員離職較遲，余得賂支現款，即赴芬草巨街購備船票。翌晨，向克柏實恩出發。這種匆匆的行色，是每一個戰地記者所不免，而且是必需隨時準備應付的。馬氏對此，經驗既多，其情形不妨一述：

巴爾幹之役，馬氏正在塞維亞軍營中，一晚，有一位口操德語的兵士告訴他：說總督有要電一封，他於是到總參謀辦公處去取，果然，有一個電報，要他速回倫敦，於是他把馬匹布幕以及種種雜物，一概變賣，第二天請領護照，即乘奧里窩快車直抵佛拉與。不料剛到倫敦，主筆對他說：「抱歉得很，勞你奔走。現在墨西哥風潮大作（按當時墨總統馬的羅被刺政府變動），請趕赴利物浦，明日乘瑪利登那郵船啓程。」一個戰地記者，對於報社派給的任務，無論為何事何地，都不能推却的，第二天，馬氏便向墨西哥啓程了。這種奔走的勞苦，為戰地記者必有的報酬，是誰也不能避免的。

馬氏還有一段敘述他行色匆忙的故事：

「一九一二年秋，巴爾幹風潮日亟，余正在克柏利巨省閱操，是時巴爾幹各國之聯盟，志在擠斥土耳其，似無一知其事者。外察情勢，雖多糾葛，然吾人以為尙可不至與戰。一日主筆函告余云：時局雖無大礙，願速赴奧京維也納探訪一切，緣欲知巴爾幹消息，當以該地為最靈便也。余啓行時，意謂戰事可免，遂將戰地應用物品，概留倫敦家中，隻身赴維也納。在彼無所事事，享受秋季清氣數星期，亦頗不惡。一夕，余適與該都會某報館主筆，縱談巴爾幹問題，該主筆忽得一電，起立大呼曰：戰事戰事。即將電報傳遞與余閱，蓋該報館石丁巨訪員報告，蒙特尼格魯業已對土耳其宣戰也。閱二小時，余即乘車往比格拉，僅攜帶衣服一套，望遠鏡一付，及現款若干，因斯時最重要者為現款，無論何地均可以用以購備一切也。」

從這裏，我們便知道戰地記者的生活比普通記者的生活，要艱苦萬分。他的行動決於他的工作，而他的工作決於身外的戰爭。一個進

退不已的戰爭，常常使一個戰地記者感到極度的疲憊，然而他還是不能放棄他的工作的。

不特如此，戰地記者有時還會受經濟上的打擊。通常的新聞電報，憑執照發新聞電，原歸收報人付費。但戰時流動記者，既不便受一地或五地十地的限制，更不知明日將到何方？因此，受地域限制的新聞電執照，一定失其效力，而領用不限地域的新聞電執照，便要付給現金。僅這一簡單的原故，戰地記者在出發前，他必需帶多量的金錢，以便應付。不然，很多珍貴的消息，便會遺漏。

馬克曉氏也會經歷過這種生活，下面這一則故事，是值得我們參考的：

「余（馬氏自稱）憶美國與西班牙交戰時，柏老恩氏（為紐約味魯報主筆）同余由古巴返的亞谷往安都尼奧，目擊西班牙艦隊滅亡殆盡。該艦隊係歸海軍提督塞維拉統帶。余等所乘小輪船入港時，天色已晚，其他通信員同觀戰者，早已分路奔往古巴海濱魁登那摩灣及海策聖尼哥拉司各電報機關。柏氏同余謁見美國海軍總司令，臨別之頃，探悉總司令已飭令最快魚雷艇駛往上述兩地，發電報告美政府，（此時無線電機關尙未設立），余等深知通電之例，公文在先，報界在後，故決計馳赴查美加，路雖較遠，而該地電線，至少常有兩條可通。比至該處之西印度直接電報公司，其司機員正與遜的亞谷西班牙提督通電，故余等所發電稿，皆拒絕不收。幸有其他電線，取道巴拿馬墨西哥轉接歐美各線。余等即乘當地最快馬車馳往，該公司人員持收電稿已如山積。謂余等云：如願出價三倍，另定適宜辦法，當然傳遞，且須當地預付現金，方能發電，於是困難問題發生矣。按價計算，余等電費，幾達二千鎊之多，而柏氏與余所帶現金，共約二百五十鎊，為時已至夜間十時，銀行當然停業，猶幸柏氏與余當地波斯頓菓子公司經理有素，該公司除尋常營業外，兼理銀行事宜，柏氏立即奔至其家，該經理正將預備就寢，柏氏竟能勸之同往銀行，啓箱借出現金二千鎊，是夕未至十一時，而余等第一電訊，已向紐約倫敦出發矣。後查翌晨各報，倫敦唯有德勒格拉夫日報，紐約唯有味魯報（按馬氏為前報記者，柏氏即後報記者）登載戰事情形，

極為詳細。其他通信員早往魁登那摩與聖尼哥拉兩地者，阻於官電紛紜，故僅將戰事結局，略發數字，余等不惜巨資，趕發戰事詳報，卒收捷足先登之美果，所費雖多，尚非無著也。」

這一段有力的參攷故事，是值得我們每一個戰地通訊員重視的。筆者不嫌煩瑣，抄記於此，也無非促使大家注意這嚴重的問題，免致措手不及。不過，金錢雖有萬能，但有時也會失却它的效用。日俄戰役時期，其追隨日本第一師的戰地記者，都身歷過此種經驗。當時所有交通機關，都由軍隊節制，而電報管理人員，又持強硬態度，難以通暢，通信員按照規定，每日每人發電不得過五十字，即此寥寥數語，有時也會被阻。日軍第一師的軍官，並且使用許多小技，以隱混各國派去的記者，鴨綠江之戰，彼等曾以巧妙的方法，使記者們對於彼方失利的消息無法傳遞。先是記者們的消息經檢查後，由驛差送至朝鮮平陽拍發，路程約二百里，須三四天始達。一日，日軍軍官邀請各國記者開會，聲言為縮短到達時間，特設馬匹郵轉機關，以後只須兩日可達。各記者於是信以為真，消息紛紛投去，結果不但一字未達報館，而且未達平陽。日軍慣使小技，對於國際記者，亦復如此。我們由此，也就知道錢有時也會失却效能，其能否使消息傳到報館，還要看通訊員的機智與能力了。

做一個戰地通訊員是如此其難的，但難中有他的趣味。倘若你是一位富有冒險性的青年，所冒的險愈大，所有的收穫愈多，有形或無形地，能不斷地增長學識與經驗。同時，更能時常會到一些有名的陌生人，這件事，對於人生很有益處，因為一個成功的人。你和他接近，而且你接近得很多，久之，會使你了解怎樣使一個事業得以成功。不過，你得隨時當心疾病和瘟疫，以及種種死傷的危險，因為凡前線所可及於士兵者，統統可以及於你。所以，當一個戰地記者奔赴前線的時候，他也得如同一個戰士，立定他的志願，要能夠「出門忘妻，出外忘家，出征忘身。」

同時，戰地通訊員還要有一個靈活的頭腦去處理和佈置他的一切瑣碎事件。如僕役、食品、以及臥具等等，當出發之前，都要有通盤的籌劃。僕役最好以應達目的地的地方人為原則，因為不僅路程較熟，而且易於處理雜務。食品尤其要預備充分，因為有時會使你找不到

要吃的東西。而臥具用品之類的東西，尤其要考慮何者宜帶，何者不宜帶。因為笨重了不易帶，簡單了不夠用。通常當以「適用」為原則。

以上寫得很多，但大都屬於技術與事務方面的原則。往下，我當一提醒思想上的修養問題。

近年來，由於中國一般文化水準之提高，政治知識之漸次普及達於大眾，讀報人對於報紙的要求，已不是往常僅僅「報知」而已的態度所可滿足，他需要更深一層的理解。特別在戰時，對於一個新局勢的展開，或者一個不幸的崩潰，他僅僅看了簡單的新聞記載是不夠的，他要向你問明「為什麼」和「怎麼樣」種種複雜的內容。因此，當前的戰地通訊員，他不僅要做一個消息的傳播機，而且要做一個剖解時事的分金鐘。這即是說：他除了報道消息以外，還是詳盡的解答一個陣地進展或變更的原因及其利害得失，同時，更要客觀的批評這種進展或變更的當與不當。在這種要求之下，一個通常的人，是很不容易去擔當這個任務的。倘若你必要擔當這個任務，請先研究你自己有否這個能力。

我現在再寫幾句話，用以結束本文。我寫此文的動機，為的是要鼓勵青年上前線當戰地記者，因為這於他的人生很有幫助。同時也是為的供給已在工作或想作這工作的人一點參考。不料寫將下來，屬於記述困難情況的較多，這，也許不但不能「鼓勵」，反將「擊退」。但我深信青年朋友們是勇敢的，是富有冒險性的，我前面不是說所冒的險愈大，所有的收穫愈多嗎？能夠冒險來嘗試的，他一定能夠成功。

三不主義	
白刃加身.....	不屈服
名利相誘.....	不變節
敵軍未撤.....	不停戰

血喋海鹽城 李振茂

倭寇於金山衛登陸後，當日即溯黃浦江移兵浦東，進襲龍華，欲包圍我守衛大上海的雄兵，旋又分兵五路，佔領南京，於是躊躇滿志，北渡長江，策應着從華北直渡黃河的敵軍，夾攻津浦線，把徐州看作我敵決戰最後的焦點。十二月二十四日又攻陷了浙江省會底杭州，於是浙西的杭嘉湖逼遭了敵人的鐵蹄，廣泛肥沃富庶的浙西，暫時脫離了我們大中華民國的懷抱。

海鹽地處海濱，為杭州灣要隘，滬杭公路的中心，蘇南浙西的屏藩，自整個的浙西淪陷後，海鹽遂陷於敵騎的包圍中，單憑陸軍力量，欲保衛這面臨海濱的海鹽，來抵抗陸海空大舉來犯的日本強盜，那是萬分困難的，然而在「軍民合作」，在正規軍配合游擊隊協同動作之下，不但粉碎了敵人的「掃蕩」計劃，而且二次收復了海鹽城，因此我們相信克復海鹽，是東戰場勝利的起點，是收復浙西的初步。日昨海鹽雖又陷落了，但我們仍堅信我們祇要配合適當，人人抱必死之心，我們陳舊的武器，必能擊潰陸海空並進底敵寇。

(一) 淪陷之前
海鹽是水鄉，是江南一個富庶的地方，幾十年來都安居樂業，沒有遭受兵殃災禍，民國以來大小軍閥混戰，國軍的北伐，在海鹽都能倖免，然而，這次的戰爭一開，敵人偷登金山衛，於是海鹽就遭遇了最悲痛的慘劫。
海鹽城與縣屬的澉浦，平湖的乍浦，海寧的硤石及嘉興相距均在五六十里之間，自平湖

戰地採訪一得

張西林

編者催促了多次，要我寫一篇戰地採訪的經驗，在開始時記者實在無法下筆，由於擔任戰地採訪工作的歷史不久，談不上有什麼「經驗」，今日所能發表的，僅僅是個人初次擔任戰地記者的一些心得而已。

本年四月間，正報館要我擔任東戰場的特派記者。自己因為深深感到戰地工作經驗的缺乏，所以對出發前的準備工作，是經過詳細的考慮的。

出發前第一件的準備工作，是向第三戰區司令部辦理證明文件，同時盡可能的通過私人友誼的關係，收集各方面的介紹信。在辦理證明文件時，我還向參謀處詳詢了東戰場前線各軍部駐紮地區，司令長官的姓名及其簡單歷史，因為如果事前不探詢明白，到了前線就不容易查問了。

第二件準備工作，是除了覓取一張較詳細的地圖以外，對於該戰區敵我形勢的分析以及過去戰鬥的情形，也作過詳細的研究。特別在交通方面，我是不厭麻煩的探詢過的。

行李是力求簡單，背包是不可少的。發電執照，也在事前準備妥當。

服裝方面，最好是穿草綠色的軍裝。到了口口軍部，首先找到副官長，請其設法膳食及鋪位。然後謁見司令長官，參謀處長。所有消息的來源，全部由參謀處供給。

在前線第一件感覺困難的是消息報導的不能迅速，前線沒有電報局，記者又無力置備戰地用的小型無線電機，唯一的方法，只有借用軍部的軍用電話。記得有一次正是海鹽克復，記者在當晚就得到這個消息，立刻借用軍部的電話準備打回報館，不幸話線過長，又遇大雨，整整接了一夜一天，結果還是聽不清楚，於是記者就連想到政府有普遍建立通訊機關的必要，譬如日本無論在那一個戰區，均設有專供新聞記者拍發電報的通訊機關。

軍部住了兩星期，較火線自然要安全舒適得多，報導方面，也較火線便利不少，但不能使人滿足的地方實在太多，最大的有下列幾點：

- 第一，消息太簡略，得不到有聲有色的興奮材料。
- 第二，職位較高的長官，為了責任關係，往往不願把真實的消息全部告訴我們。記者有一次在口口軍部時，參謀處長竟關照參謀不許任何記者進入參謀處的辦公室，由此便足見我國軍事長官對於新聞事業的尚多隔膜。
- 第三，不能明瞭火線當時作戰的情況，以及取得富於故事性一時一地一人的作戰材料，作

乍浦等處於上年十一月初旬相繼失守後，因此海鹽城即被處於敵寇的嚴重威脅下，城內謠言紛紛，人心惶惶，安謐的海鹽，遂為恐怖惶惑的空氣所籠罩，城廂人民，相率避居鄉間，或南渡浙東，一個諾大的海鹽，無形中頓成死城，十一月二十三十七數日，會遭敵機敵艦瘋狂轟擊，至十一月十五日，我黨軍政當局因戰略關係，向後移動，於是海鹽遂告淪陷。

(二) 初度失守

十二月十一日至十六日，敵軍伊東、海島、山田、大鶴等部隊約三師團，經過舟里、長川壩、澉浦等處，海鹽遂遭受一度姦淫擄掠的慘酷蹂躪，其中尚有少數渡邊三邊等部隊，曾向縣商會勒索軍糧，並強迫民衆漏夜趕築五圍公路橋梁。至本年三月中旬，敵軍先後由嘉興、平湖開來森谷、八木、福島、荻野、鈴木等部隊七八百人，因屢經我軍襲擊，迭遭慘敗，以致遷怒我人民，到處焚燒屠殺，通元全鎮被燬十分之七八，應子橋，八字橋，趙家浜等村，被燒民房數百間，被殺無辜人民五六百人，如五圍南門外及敷城勾神橋等處，燒殺亦其慘烈，在無政府時代，盜匪漢奸成羣結黨，活躍異常，到處打劫，搶案日有所聞，尤以沈蕩西塘橋等劫案為最著。

(三) 漢奸活躍

海鹽偽組織原名「海鹽縣治安維持會」，於本年一月十三日在沈蕩成立，於同月二十二日遷入縣城，會址在西門大柵橋境塘橋小學內。至二月二十日改名為「自治會」，會長柏毅之，至本年三月間，柏毅因不得敵會歡心，棄職潛逃，於四月六日由敵軍在鹽開會，以副會長朱

長篇通訊的題材。

基於上列各種原因，記者便決定跑往第一線去。由軍部電致江邊的團部，取得證明文件。在第一線上，首先是對下級官兵的訪問，他們會毫無忌諱的將作戰經驗告訴記者，如何在工事前方放哨，如何衝鋒，如何夜襲，如何隱蔽，以及敵人作戰的情況。特別叫記者感到興奮的，火線的士兵都把記者當作他們同生死的朋友，他們什麼話都會告訴記者，他們會冒着危險而注意到記者的安全。

從火線退下來的傷兵和難民，都是我們找取題材最好的對象，記者曾經從他們的嘴裏，取得極有生趣的作戰情況的報導。

在第一線工作，必須注意的是撤退的方向，和隱蔽的部門，迫近最前線時，須和指揮部取得最密切聯繫與呼應，這樣纔能保證我們的安全。

文化人武裝起來！

秀俠

似乎是法國的大文豪巴爾扎克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拿破崙用刀尖所不能達到的地方，我們用筆尖來完成之。」這不過是文化人自己吹播的話。固然，筆桿兒的力量并不比槍桿來得弱，但以上陣殺敵，和子彈相拚，是沒有理由不送命的。文化人，文化人。這名詞在中國幾乎就完全包涵着「弱質書生」的意思。據說從前做「書生」的，一定是一表斯文，手無縛雞之力。這種文化人，叫他歌功頌德，點綴昇平，吃點酒，生點病，寫篇把五色斑斕的文章，是需要的。可是，現在這時代是老早過去的了。現在所需要的文化人是一位戰士，他應該不祇能執筆，并且要能執槍。有一句老話，就是：「上馬殺賊，下馬草薶布。」現在的文化人應具「文武全材」。

無怪乎有些人壓根兒看文化人不起。我們看，這次廣州轟炸一下，平時嘴巴筆桿，講得震天價響的，有些早就一溜烟逃到平日所咒罵的落伍「死」島去求生了一「口誅筆伐」，說起來是頗堂皇，但文化人的筆桿究竟經得起炸彈嗎？如果我們連受得住幾顆炸彈的膽子也沒有，那末所寫鼓勵別人膽子的那些文章有些什麼用處？

然而，不逃難又怎樣呢？根本連鎗也不能舉，什麼武裝自衛，等於白說。要膽子大些，要成爲戰士，還得需要有點軍事訓練。（我自已就迫切有這樣需要。）文化人，在現在應該懂得打仗。

在各地的文化團體，應該集合文化人，請軍事當局施以軍事訓練！

邊民遞充正會長，內部人員，有所謂偽秘書科長科員事務員密探等，名目繁多，大都吸食鴉片，搜括剝削，苛捐雜稅，層出不窮，其名目之多，實不勝枚舉，又設立烟酒稽徵所，煙毒管理處，其目的無非使我同胞墮入吞雲吐霧之中。

(四) 歷次苦鬥

我某師陳營一部於二月間首先開抵海鹽，探刺敵情，並破壞滬杭路喬(司)乍(浦)段公路橋梁，此時當地不甘受敵人壓迫之青年，相率活躍，嘉尉義勇軍亦已秘密成立，三月間我軍繼續北渡，散佈城郊，乘機進襲，沈蕩之役，斃敵五名，燬汽艇一艘，敵羞憤之餘，將沈蕩北三里之壬子店民房全部焚燬，通元之役，首批敵兵百零八名過境，因我軍事前佈置周密，敵竟無一生還，並獲槍八十五支，機槍二挺，旋又在通元鎮展開巷戰，斃敵六十餘人，嗣後我軍發動廣大民衆，從事破壞敵之主要交通，並時刻探聽敵之動態，又擊東擊西，迭次消耗敵之彈藥，英勇的全民抗戰，此時已全面展開，至四月二十六日，我軍會夜襲城廂敵陣，翌晨又兩路進擊，激戰三小時，遂飄然引去，嗣後爲一勞永逸計，作更周密之計劃，以便收復海鹽城。

(五) 規復經過

我方大隊全部於五月一日晨六時，分三路進襲，一路南門，一路北門，一路西門，攻南門之我軍在早一日有我武裝志士四人，各持短鎗手榴彈奉命埋伏城內，斯時號角一鳴，戰幕遂啓，頓時槍如聯珠，炮聲不絕，自晨戰至午後二時許，我軍已佔領東西兩門，並冒猛烈

報紙下鄉去！

星光

「抗戰宣傳，應與軍事並重；動員民衆，應先使報紙下鄉去。」這是我國北方新聞宿者成舍我先生說的。的確，報紙宣傳的力量，不容我們忽視，它在歐戰中，曾顯示過無限權威，雖然同盟國的失敗原因並非單純的，但協約國方面善作報紙的宣傳，把報紙當作無上武器，不能不算是予同盟國一個致命傷；所以盧登道夫在歐戰結束之後，痛切申論歐戰失敗的原因說：「同盟國不是敗於協約國方面的鐵彈，而是敗於北岩爵士的『紙彈』」。希特勒在他的『我之奮鬥』一書中也說：「歐戰失敗，實由於雙方宣傳技術的巧拙，協約國方面把宣傳當作無上武器，而同盟國方面不過視爲『告朔餼羊』」。歷史給予我們寶貴的教訓，我們應當隨時記住。可是在倭寇深入國家危如累卵的今日，我們的『紙彈』並不能與鐵彈並用，報館仍一樣地集結於都市，鄉村一樣地沒有報紙的蹤影，甚至原有報紙的鄉鎮，或因交通關係，此時也告絕跡，本來在這前方戰事萬分激烈的今天，後方的民衆正渴望着正確消息的報道，無奈他們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與報紙絕緣，要知前方戰事，後方民情，苦無從得，於此情境之下，固造成民衆對國事的淡漠，而且有的竟聽信奸人煽惑而步入人生悲慘之途。凡此，都是抗戰建國過程中最嚴重不過的問題，我們要解決這嚴重問題，因應從多方着手，但加緊鄉村宣傳，把大量報紙向鄉村輸送，是當前刻不容緩的急務；因它不特在提供廣大民衆以正確消息，灌輸民族意識，培養愛國觀念，衆所焦慮的民衆麻木問題，漢奸問題，就可迎刃而解，且進而把他們動員起來，與軍事進展得到配合，抗戰力量，必可因此加強。

報紙下鄉，固如此重要，可是在目前，我們必先解決下列諸問題，方能談到此點：

- (一) 屬於報紙本身的：
 1. 報紙文字力求通俗——在知識水準低落的中國民衆，有多少能瞭解那「之乎者也」的新聞體裁，不言可喻，報紙改用語體文的呼聲，雖高徹雲霄，可是在事實上，除了附刊外仍沿用文言文，而有幾家所謂大報館，竟將一報的靈魂，時事的主腦——評論，自翹能文，以駢四駢六，烟薰銅臭，令人嘔吐，老實說，這樣的評論，寫的人既煞費苦心，而看的人却瞠目不解，這又何苦，須知報紙是社會教育工具之一，應該一律用語體文記載，使識字不多，文理不深的人，都能閱看，才算適當，尤其是在今日，爲要使大家了解戰局，國家大事，報紙必須語體文，尤其是評論，應用極淺顯的語體文，是無待言的。
 2. 報紙售價力求低廉——一家報紙的銷數能達十萬份，在中國確是罕見，可是在外國，日

炮火衝過汽車站，敵僅據守北門死抗，死傷泰半，迄晚我軍奉命安全後撤，敵經此次挫折後，即遣調二百餘名增援，原有部隊退至乍浦，敵大部即在東門外勸海廟火神廟等處駐紮，並築防禦工事，將城外民房盡行燬去。又至城內大事焚燒，該縣青年戰地服務團，深恐敵再竄西門放火，則海鹽之精華殆盡矣，於是呈請我軍將領，扼守西門，並將城牆四週之橋樑盡行拆毀，敵我如此相持約半月，尙無正而衝突，惟敵艦不時向岸上作盲目狂轟而已。十五日敵乃總攻突圍，以砲兵八十五人，戰馬五十餘匹，過山砲二門掩護退却，我軍一部早埋伏城廂內外，斃敵三十餘人，傷數十人，敵無力支持，狼狽向乍浦竄去。淪陷半載之海鹽城，遂重見青天白日旗幟飄揚大地。

(六) 敵寇獸行

海鹽三遭淪陷，我敵相互角逐，遍地烽火，故敵對我民衆仇恨甚深，獸軍所至，焚燒慘殺，廬舍爲墟，其慘象較他處尤甚，又夫妻離散，子女失所，及無家可歸者，更難勝數。當記者上月間逗留該處時，目睹災鴻遍野，餐風宿露，慘憺萬狀，殘垣斷壁，觸目皆是，新塚纍纍，腥臭薰人，殆皆「武士道」下犧牲之平民耳。嗚呼！我民何辜，遭此荼毒，海鹽多巨宅，但經敵三度酷劫後，城內之中北鎮及東門外之舊場坊悉被焚燬，北四鄉之舊元坊，歛城及構陸橋水門頭塘口，激浦之糜子橋，八字橋，通元鎮，茶院，沈蕩，寧梓，及沿海沿滬杭公路之舟里堰，長川壩，藍田廟，五園，八園，橫經塢前，涇海，方家埭等處，被燬者十之八九，死亡約在千人以上，絲毫農工業損失，

出一百萬份的，並不怎麼一回事，英國每日傳聞報竟日出兩百萬份之多，中國報紙，難望其項背，中國報紙爲何如此低落呢？這原因當然很多，但售價的昂貴，是爲主要原因之一，中國報紙在平日每份售銀三四分不等，在今日，篇幅既縮小，售價多仍舊，可是一般民衆因戰事關係，早感吃飯困難，有些更因今日逃難，明日逃難，逃得不名一錢，要他們每天拿出十幾個銅板來買半張報，誠非易事，若不看報吧，精神受饑餓，猶其餘事，而漢奸，地痞，流氓，乘機活動，謠言頻傳，致令人心惶惶，社會秩序因此大亂，豈非危險，欲除此弊，必須報紙減低售價，使人人有力購買，況目前所出版的報紙，其背景多係官辦或半官報性質，縱然蝕本幾何，也是理所當然而有代價的事業。

(二) 屬於社會方面的：

1. 地方政府要協助報紙推銷——要教報紙下鄉，達到普遍宣傳的任務，那就要各級行政機關尤其是地方政府，須幫忙現有官營報紙的發行，如浙省的官營報紙，浙省府可命令浙省各縣市政府轉飭鄉鎮公所聯合辦事處，鄉鎮公所，保甲長辦事處，各設閱報處一所，購訂報紙一種或兩種，省府若以此爲要政，縣市政府不敢不盡力推銷，全省各地民衆，固可發聲振聵，而於戰事前途，亦有莫大裨益。

2. 改進報紙的運輸——交通機關，輸送報紙，應力求便利迅速，歐美各國與倭國的較大報館，都有自備飛機送報和採訪消息，我國目前對於這點雖還辦不到，但對於火車汽車輪船等的輸送報紙的改進，未始不可辦到的，我國交通機關的運送報紙，火車等不能作直接的寄遞，須經過麻煩的郵局手續，方輾轉地到讀者手裏，我們要滿足民衆的求知慾，灌輸民衆的戰時知識，要求報紙深入民間，很迅速地到達讀者面前，我們此時還要墨守成規嗎？我們應該力求報紙寄遞方法的改進，使它成爲真正的民衆喉舌。

戰時報紙的任務，確是非常重大的。雖然推行報紙於鄉村，必須要從整個政治的經濟的教育的改進而後可，可是在呼吸存亡的今天，這方面似乎辦不到，上面所述根本辦法，只是爲應事實需要，提出作個參考，自不能視爲定論。拋磚引玉，祈讀者諸君有以教我！

△△△

紙彈力能挫暴

筆壘亦可卻敵

▽▽▽

約在五百萬元，其他直接間接之損失，尙難計數，最堪痛惜者，爲三區戰地政工隊隊員數十人，於撤退時，竟作壯烈之犧牲。

(七)恢復行政

海鹽縣黨政機關，於六月七日進抵縣城，租定民房辦公，處理善後事宜，舉凡發放賑款賑穀撫輯流亡，與夫調整縣以下行政機構及區鄉鎮保甲組織，成立六區署，恢復警察局，維持地方治安，複查戶口，統一抗敵陣容，舉辦流動施教團，實施戰時教育等等，以及其他一切戰時政治，莫不循序進行，而尤以鹽縣淪陷半載，交通阻礙，東南日報不易到達，縣黨部爲糾正社會輿論，靈通消息，提高民族意識，鼓勵抗戰情緒，於萬分困難中，特恢復海鹽民報，對抗戰宣傳，頗著成效，城廂市面，亦逐漸好轉，農民則耕作如恒，各地民衆巡邏市街，守衛邊境，破壞交通，協助我軍，此正海鹽在曙光中邁進時也。

(八)再度淪陷

敵於事前得報，我方將於八、一三前總攻平湖，嘉興，海甯，硤石等處，敵爲先發制人計，急向各方增援大軍，並調集海陸空多量兵力，於七月三十日分兵八路，同時進犯，三十一日下午敵以汽艇載敵二百餘人，向黃塘湖，百步亭，迨近等處登陸，鳳嘴橋敵軍二百餘人向沈蕩方面進犯，平湖四顧橋敵以三百餘人，向斜橋竄入，乍浦亦有一百餘人向瓦山進擊，各水道要路及利用汽艇六七十艘分路進犯，同時復以敵機掩護，到處瘋狂轟炸，以威脅我軍後方，是日乍浦方面，我無損失，全獲勝利，其餘鳳嘴橋，黃塘湖，四顧橋各路，敵死傷頗

重，我亦有壯烈犧牲，卒以衆寡懸殊，我軍遂向後移動，至一日晨，敵艦向縣城及沿海一帶如五圍，泰山，以大砲猛轟，敵機亦不斷往來縣城及沿海上空如長川壩，激浦等處，低飛投彈，同日晚，敵軍由平湖，乍浦進至西塘橋及海鹽城郊，並分兵由海甯袁化進茶院，舟里堰等處登陸，同時由杭平公路用汽車載敵五千以上，大砲械彈運輸不絕，並強拉民伕，修築公路，經海甯，黃塘，至舟里堰，激浦會師海鹽，縣城至此全部被佔，遂不幸二度失陷矣。

(九)重行克復

敵寇再陷海鹽後，以過去之燒殺政策，反足以激勵我民衆之抗日情緒，故改用政治手腕，利用漢奸，重演傀儡戲，並毒施其懷柔政策，麻醉我知識淺陋之民衆，並強拉民夫，堆置沙包，並構築鐵絲網，駐兵防守公路與海防，畏我軍渡江進襲。至二十日我軍整理就緒，佈置周密，即分兵進襲，一部向嘉興推進，並破壞公路橋樑，另一部分襲海寧硤石。同時我別動隊又進襲臨平崇德，殘敵不支，紛紛向乍浦潰逃，海鹽即重見天日，再度爲我規復。我軍

奮勇異常，仍繼續向前推進，廿一日續克乍浦，平嘉公路要點之十八里橋魚山門橋，亦先後爲我收復，平湖嘉興間敵已失却聯絡，我游擊隊重趨活躍。

(十)三度淪陷

敵寇遭我慘敗後，爲顧全「顏面」計，於是重整破旂殘鼓，集中兵力五千，威脅江北我軍，並藉其海軍優勢，於本月廿六日午後四時，敵艦三艘，砲擊乍浦海面，掩護敵二百餘名登陸，同日下午三時半，海鹽海面亦到敵艦兩艘，翌日晨，掩護敵三百餘在海鹽正南半公里之南台頭登陸，兩處登陸之敵，均遭我堅強抵抗，但敵欲擴張，砲火猛烈，同時沈蕩敵千餘又循軟河道向我海鹽側背壓迫，我爲保存實力，乃先後放棄乍浦與海鹽，轉進新陣地待機反攻。惟點線雖暫淪陷，而廣大的面，仍有我英勇的守軍和廣大的民衆，隨時可發揮遊擊戰，給予敵人嚴重的打擊，使敵人認識寸土之不易得，浙西民氣之不可侮，我們英勇的守土孤軍，是以血和肉來保衛我們的海鹽和整個的浙江以及全國。

究竟誰強？

前幾天德國著名重量拳擊家某，與黑人比賽，爭奪世界錦標，德國的元首希特拉先生也大感興奮，在比賽之前，他曾向許多要人們說。「德人是世界上最強健的民族，銅筋鐵骨，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小小的黑人當然不堪一擊，現在我敢斷言，此次比賽的勝利，一定是我們德人的，你們就準備着慶祝吧。」所以在比賽開始的前幾分鐘，他就將室中的無線電開得十足，挺胸凹肚的準備着聆受好音，那知這位德國拳家太不爭氣，在比賽開始的第一秒鐘，就被黑人一擊躺下而不能繼續比賽了。希特拉驕然聽着這個消息好似晴天霹靂，一蹶不振，說：「竟有此事！」氣得將無線電即刻就閉上了。(稼)

日本報人的悲哀

劉啓光

這一篇文章是日本人上泉香信作的，題目叫做「新聞的貧困」，刊在「改造」六月號，把現代——特別是中日開戰後日本報人出賣靈魂的醜態，和軍隊把持新聞事業的罪惡，用輕快的筆調，作無情的暴露和抨擊，指出現在的日本報紙，已經不是民意的代表，而是軍閥的喉舌。茲特節譯其大意，以饜同好。

當國家轉動員法案提出國會，並將內容公佈出來的時候，各報幹部都認為無論政黨方面如何阻礙，在目前的环境下，勢必通過無疑。可是，唯一可慮的，就是該案中關於新聞紙的條款，因為這，報紙自衛上，殊多不便。因此，由各報幹部組成的「二十一日會」，就暗派代表，歷訪近衛首相，瀧企對總總裁，船田法制局長官，及各黨黨魁，懇請刪除該項條款。結果，正式提付討論的法案，果然沒有關於新聞紙的規定，各報幹部的卸卸重負，自不待言。

但報業一途，其他各方面，也會感覺到同樣的困難。報界在這個場合，不把這個問題當做整個國家的問題，而加以積極的處理，而把他當做報界單獨的問題，暗中活動取消不利的條款——當然，不利於紙業的條款，由總動員法中削了出去是可喜的事情，但是在這個場合，這又是另外的一個問題。

一般的大眾，都認為在這個場合，報紙應該站在公眾的立場，澈底檢討總動員法的内容，明白判斷是非，同時認為各報幹部的態度，已經離開了公眾的報人的立場，而完全為報館私的利益而行動。當然，假使是其他的營利公司，那當作別論。可是報紙因為有其公共性，所以不得不思想到——好像報紙所尊重的，並不是公眾的利益，而是公司的得失。

當然，跟着資本主義的發達，報紙的商品性已經受到極度的尊重，這是無可諱言的事實。所謂「報紙是社會的木鐸」的堂堂的招牌，祇被用為強調報館自己的立場，藉以解除環境給予他的不方便的工具。換句話說：報紙為着擁護自己的立場，常常利用報紙的特權以作護符。雖然說報館和其他的營利公司不同，可是已經把靈魂出賣了的報紙，像這樣的場合，是一定拿出他的特權的——這完全根據着資本家式的思想。報紙的特權，既然變成擁護報紙的商品性的武器，那末，為着自衛的問題，而躍起奔波，那也是理所當然的罷？

如果站在新聞公共性的立場，對於國家總動員法有異議，那就該由正面展開堂堂的戰，加以批評和糾正，不應該表面上裝得平靜無事，而在裏面進行背活動，這種避名取實的態度，與其他營利公司為着擁護自己的立場，而派員向政府陳情，在本質上並沒有兩樣。

新聞紙的企業性，既然淪到營利本位的地步，而喪失了其固有的公共性；然則大眾對於報紙的認識，也好像到了可以改變的時候了。因為報紙本身，已經轉變到值得再檢討的程度了。

這樣的動向，最近在報紙活動的各個部門都表現的更加顯明了。一般人都說：東京朝日新聞以「五一五」事件為機軸，起了急回旋的轉變。這被認為自由主義的堡壘的「朝日」，竟毫無顧惜地放棄了過去的立場，而作迎台時流的媚態。這雖然免不了遭受一般讀者的非議，可是實在不失為聰明的營利保身術。後來中國事變發生，政府為鞏固舉國一致的體制，曾招待各報的首腦人物，要求協助；於是各報也就不由自主地朝着一「朝日」轉向的方向而轉向了。當然這是受了當前的政治情勢所牽引的結果，但是如果這樣做，於營利上就有問題，也是轉向的一個主因。

在報紙本身，拋棄自由主義立場的舉動，實有動搖本身基礎的重大的危險。因為中國事變爆發以前，國民對於所謂「革新政治」，頗有不能通盤接受傾向；而對於「朝日」的轉向，也多迎合主義之譏。特別是國民對於國會的信仰一天薄似一天的當兒，很多人都以為報紙也許還可有代表點民意；可是為民衆所期待的

報紙，竟表現出迎合主義的醜態，這為民衆所目擊，自是理所當然。這樣的事實，對於報紙的商品價值，自然有發生影響的可能的。可是，一方面革新勢力（即法西勢力）又日益增強——挾在中間的報紙的辛酸的經驗，自是非言可喻。可是一「中國事變」就在這樣的情勢之下，好像在報紙的動向下最後的裁斷似的發生了。

去年七月中，已經發動了新聞紙法的第二十七條。因此，新聞的報道，受了極端的限制。可是在報館的經營者方面，對於這種法律上的壓力，倒不如——如何在此難局下，保持報紙的商品價值的內在的苦悶來得大。

新聞企業的這種煩惱，可以說是由於編輯的碰壁而來的。因為今後的新聞的寫作，祇有「沿着國策的路線前進」之一途。苟有不合國策之記事，一切不得刊載。在這樣的情況下，各報爲自己生長所作的努力，已經是一般讀者所明瞭的了。那就是支出大量的經費，多多遣派戰地特派員，來作報告的競賽，和大吹大擂，爲政府的非常時政策，作盲目的歌頌。除此二者之外，別無他事。可以說：報紙已經自動地走上統制之路了。因爲各報的動作，早已爲固定的方針所限制，當然是難免異途同歸的。這樣一來，就發生了報紙的「官報化」，「單一化」的問題，而讀者也就發出「看一家報就夠了」的呼聲。這就是報業經營者的新的煩惱。

新聞記事官報化的問題，不僅表露於報上的新聞欄，而且深入到各有特色的社論中去。因此，具有指導權威的各報社論，也不得不放棄其獨立性。這就是「沿着國策前進」的金科

玉律，在各報的社論上劃了不可超越的老套的結果。本來在不違背根本國策的範圍之內，應該是還有討論問題的餘地；可是因爲那不可超越的鴻溝嚇住了報人，使得誰也不願作越過雷池的嘗試。那麼，在這個範圍內，能不能夠做出成績來，那是十分明白的事理。爲此，社論失去個性，萎靡不振；一切都是被動的，沒有積極的意志魄力和自信，也就沒有能做出足以動搖讀者心理的論文的社論委員。

「嚴守限制」的意識，握住了各報編輯部的領導權。因此，以新時代的鼓手自居的報人，竟對着新時代的胎動默無一語，而以解說一類的社評，來敷衍當前發生的各種事態。而編輯部內的各部門，也祇好眼巴巴，目送着被迫的報紙的運命流轉過去，報紙上的生氣，不過是編輯技術的花樣翻新罷了。日本報紙之失去可誇耀的自負，未嘗如今日之甚，而報紙精神之衰弱，也好像已經造成了新的記錄。把報紙迫到這步田地，政府的新聞政策要

負一部份的責任。首先看中報紙的宣傳性的，要算軍部。自從事變發生後，軍部與報界之間，似常常舉行會議，保持了密切的聯絡。內閣情報部的情報處，也時常與報界交換意見。可是政府雖然這樣深謀遠慮，但是所行的新聞政策，仍然是偏重於局部的取締方面，而且執行得相當嚴厲；因而把報界幹部的精神，弄得萎靡不振，這是不可忽視的事實。現在的報紙，差不多都是依照政府的指示行動着，可是如果政府不由局部的取締政策，轉而樹立通盤的文化政策，則報然願意忠實地「沿着國策的路線前進」，充其量，也不會比現在掙扎過日子的情形好轉罷？

隨着時代的轉變，報界也將懷孕着興亡的危機，而作急激的回旋。如何在這新世紀胎動中間，去捕捉已失的公共性，和被威脅的商品性？這些過渡時期的煩悶，現在似乎就是深刻地體驗的時候了。

廣西民間的軍訓情歌

當白崇禧將軍在廣西第四集團軍時代，曾作軍訓情歌六闕，通俗爽快，得未曾有。每首起句大多以「興」起，與民間山歌一樣，村姑鄉女頗易上口，所以流傳甚廣。從前汪靜之先生曾說宣傳詩中，最通俗而最有效果的便是民謠，那末且看這廣西的軍訓情歌：

- (一) 桃子開花葉又青，莫說好手不當兵，當兵才算是好子，好鐵才打好鐵釘！
 - (二) 提起當年莫要愁，喝杯甜酒醉心頭，甜酒解得心頭苦，當兵才會報國仇。
 - (三) 月季花開朵朵香，好馬要配好馬鞍，好人要配英雄漢，拿鎗同志打強梁。
 - (四) 從前有個木蘭姐，也會代父去從軍，今朝也有英雄女，勸哥莫枉做男人。
 - (五) 月到初三月又灣，會記當年打龍潭，一到北伐成功日，鋼軍盛名天下傳。
 - (六) 口水講乾舌講困，千言萬語你不聽，你不當兵不嫁你，留你一世打單身。
- 左列六首的軍訓情歌，流利動人，宛然鄉女口吻，白將軍自是可人。

犧牲一點版權

呂方邑

近來大家在提倡文章大衆化，不但文藝要大衆化，並且其他的政治的，科學的文章都要大衆化。原因很簡單，中國人識字的不多，而古香古色的文言，及「地的底」的歐化的白話文，便是識字的人，能夠看得懂的，亦屬少數。所以不論什麼文章，大概都應該算在「學術研究」的範圍之內，因為很多都是作者寫出給作者看的東西，很少和一般民衆發生因緣。這樣，要想文章對民衆發生教育作用，便沒有希望了。

出版界極負聲望的巨子張靜廬先生說過：「走到書店里去看，各種各樣的雜誌，足可以放滿了一大案子，但是翻開一看，便會感到千篇一律，要尋一本專門給一般民衆看的雜誌，竟常常不可得。」

現在，大家認識到這一點，已經提倡了大衆化，這無疑的，是一種好的現象。文藝工作者利用了舊形式以求民衆能夠接受，政治的，科學的文章也力求通俗，易懂，並有「人人看」「大家看」「老百姓」等，更爲一般民衆讀的雜誌出版。而如老向先生的「抗日三字經」，更是大衆化中的重大收穫。

但是，這樣文章是不是普遍的「下鄉」「入伍」了呢？這且引努力於文章大衆化的老舍先生的幾句話來看：

「以作者自己來說，這半年來會致力於寫作通俗讀物。鼓詞，舊劇，歌曲，小說，都寫過一點。成績如何呢？鼓詞沒人唱，舊劇沒人演，歌曲沒人作譜。我個人不能作到這一切，必須有許多幫助；爲宣傳，無論在人力或財力上說，「一人班」是絕難成功的。團體的聯合互助是必要的，可是無論那個團體也不會下錢。……可是我並不爲這些整扭能灰心。我還繼續的作，深盼有人來「讀」，——既是得不到歌唱與演出的機會。但是，可有一印幾百萬份的小冊子或刊物沒有呢？沒有！」（抗戰文藝第十二期保衛武漢與文藝工作）

記得一個多月以前，筆者正在金華正中書局繼續新到的雜誌時候，門前落着一個漢子，手里拿了一疊有光紙的石印品，邊走邊唱，我只聽到什麼「七月七」呀，「八一三」呀，幾個字。當時想大部利用舊形式的新小調，我都讀過，所以並沒有買一張來看。不過看到他的

生意却還不壞，在正中書局門前停留的一下，已經有兩三個人來買，所以感到這方法與文章大衆化，很有幫助。不過後來知道在成都一帶，這種邊走邊唱的賣小唱本的很多，而內容完全是漢奸意識，反到後悔當時沒有買一張，看看究竟是怎麼一套。但此後再沒有遇到這樣賣唱本的人。

大半努力大衆化，而成績不佳的原因之一，是不能推廣。老百姓根本不知道有這麼一種東西，他如何能看，能唱呢？

又記得，七八年以前，筆者在北平讀書的時候，曾經購讀過許多便宜書，這書只是價錢便宜，但並不是第二手第三手的舊書。譬如楊騷譯本的「鐵流」，只賣大洋一角錢，施存統譯本的「經濟科學大綱」，只賣大洋四角錢，周佛海作的「三民主義之理論的體系」，也只賣大洋四角錢，其他上至「中山全書」，下至冰心的「寄小讀者」，各種書籍，應有盡有，售價公道，包管滿意。其惟一使人不大滿意的地方，便是印刷欠精，缺少插圖，校對馬虎，錯字重重。但讀書人不一定非看圖不可，因爲並不是「看圖識字」。錯字也無關係，隨着隨校，看過一遍，錯字便都會校正了。如果錯到把「打倒」印成「擁護」的話，當然是不可救藥，但這幾乎是沒有的，錯誤都不過是「魚魯亥豕」而已。這便是所謂「翻版書」。北平的學生，在自己的刊物上，大喊「擁護翻版書」，而教授們却警告學生千萬不要買翻版書看，因爲翻版書的錯字，會把原文的意識歪曲了，學生可是不聽話，仍然買，仍然看，因爲翻版書便宜。結果終久是教授勝利了，是藉着法律條文而勝利的，於是文藝的政治的科學的等等書籍，和一般民衆絕了緣，也和學生們疎遠了，不是非要不可的書，誰也不肯買，因爲價錢太貴。同時，北平幾家翻印新書的店家的老闆，也住進了黑牢。但上海灘上的書商，畢竟聰明得多，用報紙鉛印本翻印了「七俠五義」和「濟公傳」之類。流行之廣，開出版界之新紀錄，全國各地，無處無之，偏城僻塞，連小學教科書都買不到的地方，也都到了。文化古城，也未便獨異，大學生的床頭，可以找到「封神演義」了。這時間也不短，自九一八和一二八開始，一直到七七和八一三，這是所謂我們

的抗日「準備期間」。

還是回到本題來說，大半文章大衆化的成績不佳的原因的又一個，是文章雖然大衆化了，但價錢並沒大衆化。抗戰開始了，紙張油墨都漲了價，而上至作家，下至書店老闆夥計吃的喝的穿的住的，也都漲了價，結果讀物的價錢，是越來越貴族化。沒有一個人，願意犧牲一頓午餐，換一本不及二十葉的雜誌。

只就上邊說到的兩點而論，便足以阻止了大衆讀物的推廣。都市的書店裏，即使擺滿了大衆讀物，但有幾個「大衆」肯進書店里去翻覽一下。不進書店，便不會知道什麼是他們所看讀的書。而且，即使知道了，問一問，價錢又太貴，買不起，結果還是和不知道一個樣。

老向先生有一篇「遺失之稿」，意思說是什麼「寶卷」之類的唱本，一本總有六七八頁，但只賣一二個銅板，為什麼這樣便宜呢？很奇怪。後來一打聽，才知道原來這些「寶卷」之類的唱本，是「善人們」爲着祈禱求壽捐資刊印的。書商拿來時根本不要本錢，買一二個銅板，便是書商的純利。所以「寶卷」之類的唱本，售價便宜，流通廣泛，識字的「大衆」可以人手一編的。老向先生便想到大衆化的文藝，及其他大衆化的東事，也需要有「善人」出來捐資刊印。老向先生說：「誰來做善人？」

但是我們曉得老向先生有一本「抗日三字經」，這本書已行銷了幾萬本，在出版界，已是很高的紀錄。假如有人想做「善人」，這本書也未嘗不可翻印一下。但事情並不如是簡單，先請你翻到最後一頁看看，那裏有四個大字，「版權所有」。

又有些新文藝雜誌，一本裏也每每刊有一二篇利用舊形式的作品。一般人不要講不會知道，即使知道，也不會因爲一篇文章，買一本雜誌，諸如此類的文章，也需要有「善人」出來，把它摘出翻印。但仍要請你看最後一頁：「本刊文章，禁止轉載。」

其實「善人」也並不多，高興捐資翻印大衆化作品的人，大概更少，大家還是爲賺錢。作者要抽版稅，書商則要營利，一切都恃「版權」來進行。作者有了「版權」可以按本收稅，書商藉了「版權」，可獨占出版，高抬定價，法律保護了他，沒人敢競爭。但新書業的發行網並不嚴密，而書價又那樣高，無論如何，新書流通不動，只在幾

個大城市裏兜圈子。這便宜了商人，却苦了一般民衆，也苦了爲大衆而寫作的作者。

唯一問題，是要請爲大衆而寫作的作者，犧牲一點版權，而且還要，還要歡迎翻印。

但這會有些作者來反對，不管他內心裏是不是還沒有忘記「版稅」，他們說，翻版書錯字太多，印刷粗陋。不過這要是出自我們的已故的十四行詩人朱湘之口，也無問題。他曾經有一個詩集，交北新書局出版，他要封面上除了印圖案以外，不要印上一個字，但書局說不印上書名和作者姓名，便不能使人注意，足以影響銷路，結果吵了起來。但現在不是吵這個的時候，作者不惜把「高貴」的形式放棄不用，而採用了「粗野」的山歌小調，那麼印本比較粗陋，還也不必斤斤較量了吧。牛奶麵包固然好，但黑麵糙米不是一樣有澱粉和維他命嗎？

翻版書一出來，流通得一定會很廣。窮鄉僻壤，有一架石印機，甚或是油印機的地方，只能得到一個大衆讀物的底本，便會很快的翻印出來。而這些翻印書籍的地方，大半便是小書販批購書籍的地方，那麼，城和鎮，一些賣小書的書攤，鄉和里，一些串書房的書販，都可隨時隨地這些翻版大衆讀物來推廣。

翻版書一出來，價錢便會便宜起來，而且漸漸的印刷也就精良起來。因爲沒有版權，一方面可以不必管版稅，一方面是你家翻印，我家也可以翻印，大家在定價上會起了競爭，這麼一來，定價一定會低了下來。當上海書商翻版舊小說時，最初也賣到四五折，那時大半是「新文化」和「啓智」幾家，其後漸漸的增了「大達」「龍虎」「中央」……不下十幾家，價錢便也低到「一折七扣」或「一折六扣」了。這不但在價錢上有競爭，在印刷上也有競爭，後來「大達」翻印的版本，不但錯字極少，而鉛字也都非常清楚悅目，最初各種省略了的繡像和插圖，「大達」版本也都一一補了進去。

要想大衆讀物，真能廣泛的和民衆接近，必須要大衆讀物能夠廣泛流通，和售價儘可能的減低，在目前要解決以上兩點，惟有請作者犧牲一點版權。

但這是對爲大衆寫作讀物的作者而講。如果也還有「吃大衆化飯」的作者的話，那當然是另作別論了。

國際時事問題之解剖

日蘇間爲什麼會休戰？

捷克怎樣做和平堡壘？

日蘇爲什麼休戰？

許士龍

侵華攻蘇，爲暴日預定的國策，自東四省淪陷後，蘇俄邊境的衝突，其數已不可勝計。而每次暴日向蘇的挑釁舉動，都因蘇聯的以忍耐求和平，以武力求自衛的政策之下而未能解決的成爲「懸案」。這次張鼓峯事件，雖亦爲暴日向蘇所施挑釁的故技，但其性質決非普通的地方事件可比，而是暴日有計劃的對蘇侵略行動。可是喧騰一時，世界注視的日蘇嚴重衝突爲什麼又會休戰呢？暴日爲什麼會完全接受蘇聯要求而屈膝呢？而蘇聯爲什麼不乘暴日受危難之時出兵進攻呢？這當然雙方都有他不得已的原因存在。

(一) 暴日向蘇聯挑釁的目的：

這次張鼓峯事件，暴日爲什麼突然的向蘇聯挑釁？大約有下面的幾個原因。

(1) 振奮國內民氣與駐邊境軍隊的橫行。暴日軍閥當去歲開始侵華戰時，對國內民衆曾作誇張之宣傳，三個月內可佔領全中國，數師團軍力可消滅華軍，可是經中國的堅強抵抗後，非但不能達其速戰速決，擊破中國的目的，反遭受多次空前的慘敗，在華各處軍事發展均陷入泥淖，勝利已毫無希望。而國內一年來侵華的結果，八十三萬萬元的龐大預算，七

十四萬萬元的侵華特別戰費，二十五萬萬元的苛捐雜稅，二百萬萬元的公債，使人民負擔日重。而工商業停頓，入超激增，國內產業界已極度凋敝，失業者日增，物價的飛漲，農村的破產，人民所得已不敷支出，維持日常生活亦極感困難。而青年壯丁在華因戰事的傷亡，已達四五十萬以上，能生產之壯丁在華作戰者，尚有一百萬名左右，故人民對於侵華戰非但消極，反抱仇恨的態度。因之近衛曾公開宣言，政府不得不向人民承認錯誤，對華實力估計過低，謀施用此種哀求的態度，獲取人民之諒解，然民衆仍抱反感，日軍閥的動員法既無法可動，向民衆推行各種侵略政策亦感棘手，因此日軍閥亟欲引起日蘇新衝突而振奮國內的民衆，刺激人民的戰爭情緒，企圖藉此便利其實行全國總動員的計劃，支持對外瘋狂侵略的戰爭，來壓倒大和民族中有政治覺悟人民的不滿。而日本的國家本無組織與無紀律，政府既不能統制軍部，軍部復不能統制少壯軍人，故軍部爲少壯軍人的尾巴，政府又爲軍部的尾巴。暴日駐鮮軍與關東軍的反蘇思想，極爲濃厚，久欲以「斷然處置」的手段而「膺懲赤俄」。而駐鮮司令小磯獲息編入預備役數小時後，即

發生進佔張鼓峯沙草坪的衝突，其目的乃欲表示「邊境有事」而不願接受軍部命令調華作戰，並想藉此助長其政府內部攻俄派之聲勢，與謀藉對外關係而解決駐鮮軍及關東軍的內部的衝突與矛盾。且小磯素復主張不待蘇聯完成工業發展計劃，即應將「滿洲國」所受海參崴之威脅，予以排除，張鼓峯既爲軍略要地爲蘇日必爭之軍事上重要據點。南滿圖們江，即爲鮮境，西即吉林省境，東距蘇聯保索奇恩灣僅三十公里，該灣爲蘇聯海軍重要根據地之一，潛水艇艦隊多駐該灣。蘇日間如有戰事，蘇自海參崴調集軍隊進攻朝鮮及東北，必須經過此灣。日必強佔張鼓峯者，因其間接可威脅海參崴，直接可控制此灣之故。張鼓峯南滿圖們江，即朝鮮重要車站之一。由此鐵路可通雄基，羅津，清津三港，雄基，羅津爲日在北部朝鮮重要軍港。清津爲日在北部朝鮮重要商港，張鼓峯山勢甚險峻，可安置重砲，居高臨下，圖們江車站如囊中物。惟日在圖們江一帶既有鐵路之便，復有公路之利，四通八達，集中兵力，供給糧彈，皆極便利。因此，日軍就悍然進佔張鼓峯了。

(2) 試探蘇聯虛實，減弱中國抗戰力量。蘇聯自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後，埋頭努力於建設，因一切皆嚴守秘密，其軍力至若何程度，世界各國皆難知其詳情，所以有許多入稱之爲「謎的國家」。自所謂蘇聯的魯照可夫將軍向鮮邊境駐軍投降後，供給關於蘇聯軍毫無紀律，黨派分歧，實力單薄的情報，致引起日軍向蘇侵略之嘗試。然正如遠東雜誌八月號萊德門所說：「一般日本人，自魯照可夫宣佈消息

後，是相當的覺着欣慰，但是同時他們又疑心魯恩可夫是被騙。於是日軍閣決計製造新事件，以探試蘇軍的實力，如蘇軍實力過於單薄，難於抵抗，則繼續進犯，依照關東軍久已預定的計劃，將海參崴紅軍逐出，俾以白俄領袖謝米諾夫為傀儡，樹立白俄政府。否則，至少亦可知蘇聯無能以武力援華，暴日可無對蘇之慮，抽調三十萬軍隊來揚子江增援。同時，侵華以來，中國團結一致，敵難達其以華制華的挑撥離間的目的，人民的整個力量，都集中在救亡圖存上。因此敵愈戰而愈感困難，越深入而越遭慘敗，因此急欲挑起日蘇糾紛，來轉移中國人民的視線於日蘇戰爭上，造成中國一部份人民依賴與僥倖的心理，減低自己堅固抗戰的力量，使主張議和的動搖份子得以抬頭，一方面授命同盟社製造出議和的條約，分化中國的實力，以便達其暗中進攻武漢的目的。且若張鼓峯事件不致演成戰爭，則勢將引起中國民衆的普遍失望情緒，甚至對蘇聯的不對日作戰而抱反感，離間中蘇間民衆友好的情感。所以，這次張鼓峯事件暴日對我的陰謀，可謂陰險惡毒之極了。

(3) 嫁禍德意，阻撓民主國合作，謀英調停中日戰爭

暴日自侵華後，引起國際間的公憤，陷外交於孤立，而英法的密切合作，美國的漸脫離中立態度，與英法漸採一致行動，與暴日更形不利。故日為挽救孤立的形勢，便重新挑起反蘇的舊調，謀刺激國際之耳目，轉移國際對遠東問題的視線。更利用張伯倫妥協外交的弱點，英美法若干保守份子對蘇聯的疑忌之心，謀

完成其挑撥英美法蘇之互相磨擦。並謀嫁禍於其同盟國的德意而自救。因為他在華的戰事勝利既無望，進退均感困難，故欲引起一世界大戰，倘幸而勝利，可更增其自身之地位，若失敗亦不致被人譏笑敗在中國的手裏。因之甘冒險向蘇聯挑釁，俾德國乘機侵略捷克，意國加緊進攻西班牙，這樣可引起世界大戰，使英法蘇牽入戰渦，東西忙於照顧，對中國軍火的援助亦不得不減少，而日本則可於大亂中出其全力而佔領中國，這也是他的陰謀之一。同時，張伯倫的「英法正在等候機會，隨時調解中日戰爭」的妥協幻想，正中暴日的心懷，而英首相始終對蘇聯疑忌的態度，亦為暴日所深知。於是故意造成日蘇嚴重的局面，俾英出任調停中日戰爭，而使華喪失自由與獨立，暴日可從名利雙收下收場，脫除他那「騎虎難下」之勢。

暴日於這樣種種「單思想」的局面下，於是他甘冒天下之不韙，而向蘇聯挑釁了。

(二) 暴日向蘇屈膝的原因：

可是，世界上的事，理想往往與事實相反，暴日理想的狂夢非但難以實現，而反受到蘇聯嚴厲的打擊。其原因是由於德意對他的冷淡，不能切實援助。經濟與軍力復不及蘇聯，無力單獨作戰。而國內人民的反戰和中國民衆抗戰力量的增強，更給暴日軍閥以打擊。所以事實教訓他們的結果，不得不向着蘇聯屈膝求和了。

(1) 德意的冷淡。

暴日向蘇聯挑釁，謀德意發動戰爭於歐洲，造成了世界大戰，然竟遭了德意冷淡的答覆。

本來，所謂日德意的反共同盟，實際上是無所謂反共，不過欲藉此侵略吧了。而三個國家亦各有各的利益，甚至於因利益而互相磨擦，其訂立協約，是硬拉攏向外裝腔作勢而已。意國支持日本的目的，欲藉日本的南進政策，使英顧及遠東而不能在地中海上獨霸。德國則欲日本牽制蘇聯，可達其進犯捷克等小國的目的。而日本則欲藉意德的勢力進攻中國。然而正因為日本的進攻中國，反遭了德意的冷淡，因如果暴日不侵華，蘇聯對捷克問題，態度決不會如此堅決強硬，法國沒有蘇聯的支持，也不會單獨有此勇氣出而干涉，法國如不干涉，英國也不會出而干涉，以致局勢發展的結果，反造成英法，法蘇的堅固合作，對西班牙內戰問題的態度亦轉趨強硬，陷德意於不利的地位。這種欲利用日本反為日本利用的事，德意都感到苦痛。意國之所以同情日侵華，輿論公然袒護，不過是由於他在華利益很少，墨索里尼落得做個流水人情而已。可是德國在華利益極厚，日本大施破壞，使希特勒有口難言。而暴日經中國猛烈抵抗後，實力衰弱，難以牽制蘇聯英國，更使德意感到萬分失望。傳墨索里尼分致意駐美英法各大使，啓示意德兩國已共同準備世界大戰之意的秘密文件中說：「現在世界情形不穩，非儘速解決不可。同時，原定團結日本以鞏固吾人陣線之計劃，現覺不大可靠，殊無具體希望，並與吾人之期望相背馳。故吾人之計劃，必需以歐非兩洲為限，將羅馬柏林軸心化為真實政治活動，切實履行。」(美聯社七月五日康納特克州格蘭維區電。)而德國亦以「日本地位，近來業已削弱，而英法聯繫，又

復日見增強，德國不得不採取較為妥協的態度。(路透七月二十四日倫敦電)。又說：「德國業已了然日本之不足恃，而不得不不自為之計，爰向英國接洽云。」(哈瓦斯七月二十三日巴黎電)。因此，聰明勢利的希特勒與墨索里尼不會上了日本的圈套，中了暴日的毒計，而將大戰之禍移於自己的身上，何況自己又都是窮光蛋，外強中乾，無力作戰，更無力幫助日本，所以張鼓峯事件發生後，意國對日本表示是一個哲理上的名字，——精神的援助，德國亦表示無能為力。德意都勸暴日採取溫和的態度，不可將事態擴大。而暴日所冀求的張伯倫則又始終沉默，毫未表示態度。而英美法的輿論均多同情蘇聯，痛斥暴日越界挑釁。於是，暴日不得不隨風轉舵的收場，重光葵在莫斯科厚臉的乞和，接受蘇聯的條件而停戰了。

(2) 經濟與軍力的不及蘇聯

日本既難獲德意的援助，而單獨同時對華對蘇作戰，實無此項能力。在經濟上，向外購買軍火之原料多向外供給，即以戰時必需品石油汽油二項而論，日蘇如果作戰，日本第一年内所須石油與汽油除已有積蓄和生產的數量外，當須輸入石油三百五十萬噸，汽油七十萬噸，其他飛機大炮，鋼鐵等輸入不算，即這二項所費，亦足驚人。而日對華作戰後，銀行金準備已動用二萬萬圓，即悉數移作戰費亦不過五萬萬圓，據專家估計，日若對蘇作戰，第一年即需三十萬萬圓現金輸出，暴日對華作戰，至今戰費已苦難籌，何能又担負此項鉅款？在軍力方面，敵軍在華作戰與傷亡的軍隊已達一百四

五十萬人左右，而蘇俄所接壤之邊境，在陸上有一千三百公里之長，水路更長約二千七百公里，以一百萬人之兵力，分布於如此遼長邊境，並不算雄厚。動員一百萬人軍隊，其預備軍至少亦須一百萬人，乃至一百五十萬人。日國內壯丁可用於戰場者五十萬乃至四百萬人，若全部出戰，則國內一切生產，立形停頓，影響所及，可瀕破產。在火力配備方面，其在華作戰損失甚大，國內軍火或將用盡，炸彈等已用至最近之製造者，軍隊內火力配備已日難齊整。飛機總數不過三千架，且已被我擊落七百架。對蘇聯領空決難施威脅。由此種種觀之，日本能夠和蘇聯作戰嗎？

在蘇聯方面，他一切財力均集中於國家，經濟實力極為雄厚，數年來埋頭於建設的結果，重工業突飛猛進，礦產亦多開發，戰需品大多無容向外供給。(重要原料二十二種，日本只佔七種。)軍隊方面，紅軍總額為一百八十八萬至二百萬人，其中正規軍一百三十萬，特別邊防紅軍與遠東特別紅軍各約二十五萬，再加上其他的部隊。在戰時，紅軍的戰士至少可增至一千五百萬至二千萬人。且火力配備的高強，機械化的完備，士兵戰術的特異與勇敢，為暴日萬難與敵。至蘇聯的空军，數額在世界各國中首屈一指，據美國紐約時報記者鮑爾溫的統計，蘇航空戰士五萬人，正在訓練中者逾百萬。飛機數量，據法國國防雜誌所載，平時有五萬架，戰時可增至五萬四千四百架。在三小時內可直抵日本，把他完全燬滅。其他各種坦克車約有五六千輛，必要時全國農民的六十萬架收割機和引曳車都能改裝為運貨車等之用。

汽車的生產，至一九三七年底，已增至七十萬輛之多。雖然，蘇聯的海軍落後，難敵日本，但其潛水艇的勢力亦不可忽視，一百四十五艘速度極快的潛水艇，會使暴日數萬噸的戰艦傾覆於海底。我們把日蘇的國力這樣極簡單的一說，就可知道暴日是敵不過蘇聯了，我為什麼簡單的敘述蘇聯整個的實力，而不說蘇聯遠東的實力呢？因為兩國戰爭是整個實力的比較，而不是單獨某部可能的。何況短短的篇幅裏，寫不了這樣許多東西，只得候異日再做一篇「日蘇軍力的比較」了。

(3) 民衆的反感與中國抗戰力量的增強
張鼓峯事件發生後，日本國內的民衆非但感不到興趣，提不高戰爭的情緒，而反感到厭惡與恐怖，更引起他們對軍閥的仇恨，整個日本的人民都惶惶不安，街頭巷尾都討論將遭蘇機轟炸的問題，反對侵華攻蘇的聲浪一天高一天的，醞釀着革命的風潮。因此日軍閥不得不對蘇休戰妥協而來先鎮壓國內的不穩，以維持自己的地位。而中國自張鼓峯事件後，政府始終抱靜觀的態度，絕不受議和的誘惑，仍執行其自力更生，抗戰到底國策，且反向日軍作猛烈的總攻。而人民雖對日蘇衝突感到興奮，但仍處之鎮靜，毫不寬鬆其抗戰的工作，以致前線日軍，每遭慘敗，若張高峯事件再延長不決，則在華敵軍將更陷入困境。日軍聞至此亦明白其「弄巧成拙」的錯誤，中國政府與民衆非但未受其惡計，反增強抗戰實力，為挽救長江及各處的慘敗，故不得不向蘇屈膝求和，俾能單獨對付中國的侵略戰爭。所以，這次日蘇衝突之能休戰，世界大戰之不爆發，皆由於我堅

決抗戰之功。而我政府態度鎮靜，眼光遠大，外交政策之適當，亦為世界人士所欽佩矣。

(三) 蘇聯為什麼願意休戰？

有許多人意為蘇聯如果要擊敗暴日，此為千載一時之良機，乘日危難之時出擊，暴日必敗無疑。然蘇聯為什麼願意休戰呢？固然，這是由於他和平政策所使然，而同時亦尚有下面幾個原因，使他未能戰爭的結果。

(1) 國際間和平陣線未鞏固。

假如這次世界大戰爆發，它的形成有二種可能性，一是蘇聯和弱小民族為犧牲的大戰，一是愛好和平國家反抗侵略國的大戰。而日德意當然都不得發生第一種的大戰，以達其瓜分領土的目的。而英首相張伯倫的縱容侵略的現實主義的弱點，正給侵略者以充分利用的機會。美國 *Time* 雜誌曾批評張伯倫說：「張伯倫一流人物情願以很大的讓步，來維持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統治，他們固然憎惡墨索里尼希特勒，但他們更憤惡世界的革命勢力，在兩個集團之間，他們寧願捨棄社會民主主義而就法西斯主義的。」所以，張伯倫藉口侵略陣線與和平陣線的對峙，是兩個思想集團的對抗，以不參加思想鬥爭為理由，掩飾其對侵略陣線的退讓，對和平陣線離間的醜行。張伯倫非但推行支持侵略國的容忍妥協政策，更企圖將侵略者的兇焰移轉到蘇聯和弱小國家的身上，以求苟安。所以日蘇戰爭如果爆發，假使張伯倫的脚一滑，企圖暫時和緩日本的南進政策，想利用日對蘇的進攻而停止日本窺伺南太平洋，而竟支持日本進犯蘇聯，這樣，則美國仍守中立，法國亦因此動彈不得，蘇聯則反受日德意

的包圍，而使戰事感到困難，甚至有遭受失敗之虞。因此，蘇聯他注重集體行動，須和平陣線完全鞏固，英美實際加入和平陣線，他才可以對日戰爭。否則，他知道也許會遭受不利的結果。

(2) 東西獨立軍事區未完成

蘇聯東西二面都有他的敵人，西邊是德意，東面是日本。德國佔領奧大利，侵略捷克，就是開拓進攻列寧格勒及烏克蘭的路線，雖然德國進攻蘇聯須借道波蘭，但波德親善，也許波蘭會允許德國的借道，這對於蘇聯的威脅甚大。如果西邊德意侵入，而東方又遭暴日進犯，則東西難於應付，因此他需要遠東成為獨立區，可單獨應付作戰，然此獨立區要到一九四〇年後才能完成，現在還不能「自給自足」，因此蘇聯前幾年之所以對日退讓，現在之所以不進擊暴日，實際是欲埋頭建設，完成其遠東獨立區吧了。

(3) 企圖以和平力量避免戰爭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恐怖慘狀，尚留在人們的腦裏。蘇聯為避免世界浩劫的再現，竭力的避免戰爭。他以為對付侵略國，不一定需要戰爭，只要世界和平的力量能夠擴大，以集體的力對侵略者以制裁，則侵略國自然會崩潰而亡。即使不得已而戰爭，那時和平陣線的力量超過於侵略陣線，則大戰的時間可以縮短，減少人類的痛苦，所以他努力的向世界各國呼籲集體安全，集體行動是為此，而這次不對日作戰亦是為此。

現在張鼓峯事件總算在組織日蘇委員會之下而解決了，但日蘇從此就會安寧了嗎？不，日蘇的戰爭是必定要爆發的，在舊恨新仇的決裂情感裏，他們必定會有一天發生戰爭，不過他們都在擇與他們有利的時機而已。(完)

世界第三號的奈何橋

聯接上海公共租界與現為敵軍控制中的虹口外白渡橋，現在被稱為世界第三號的奈何橋了。第一條是意大利維也納的維也登橋，連接着古時的維也登王宮與大監獄。犯罪者由裁判所中押出，經過這座橋，而到彼岸的大監獄中去執行死刑，或長期的監禁，一個詩人曾這樣說過：「我立在維也納的奈何橋上，一邊是美麗的皇宮，一邊是黑暗的監牢。」第二號奈何橋是倫敦的滑鐵盧橋，常常有自殺者，在這橋上跳下自盡。直至現在為止，在上海外白渡橋上，從沒有聽到過自殺的人，尤其是自從敵軍佔領虹口後，在橋上設了關，人們更不能輕易的走到橋上去。可是自從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把一個犯「恐怖行動」的愛國青年同胞，由這橋上轉遞給敵軍特務部去執行之後，維也登橋的情形，也在外白渡橋上上演了。但是無論外白渡橋之被稱為世界第三號奈何橋，是為了自殺或執行等緣故，總之，這殘惡的鐵橋，橫在蘇州河上是件悲慘的事情，同時對西方東方之友誼，是一種極危險之威脅。(熙)

捷克怎樣做和平堡壘？

王遂今

(一)
捷克在歐洲地理上所佔的重要性，正好像我國的四川。「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古往今來，多少豪傑梟雄，成在四川，敗在四川，正如現在的捷克，為十三世紀以來歐洲雄才大略之野心的征戰逐鹿之場，在「我的奮鬥」一書中，希特拉在攫取奧國之後，悲慘的命運，便得輪到捷克的頭上來了。這在德國，原是一貫的主張，神聖羅馬帝國時代，捷克是帝國的重要部份，到了卑斯麥手裏，他那銳利的目光，早看上了波希米亞之富饒，「波希米亞的主人，便是歐洲的主人。」這位大陸的偉人這樣的啓示着德國人民。到了現在希特拉是更有理由，更有把握去採取這肥胖的乳虎。

第一，捷克地居歐洲的中心，得之可以控制東南歐。而且，捷克境內有三條國際河流的上游：易北河流入北海，奧得河流入波羅的海，而多腦河流入黑海，希特拉自從得了奧地利，由的里亞斯港（屬意，規定供奧使用，德併奧後，承襲使用之權。）以出地中海，假使得了捷克，便可以從多腦河伸足到黑海裏去了。這是帝國的基業，霸主的創始。

第二，在地形上看，波希米亞高踞易北河上游，把德「奧」間的交通隔斷。而在國防上講，捷克大半的領土深入德國國土之內，尤其是對德國腹部的一種威脅。所以，捷克是「大德國」完整所不可缺少的一部。

第三，捷克之富饒，甲於全境，尤以易北

河所灌輸的波希米亞平原，是其芳鄰所早垂涎的。而且，大戰之前，德奧控制着歐陸三個主要煤區，——薩爾、上西里西亞、和波希米亞。戰後，薩爾暫時歸法，上西里西亞讓了波斯，而波希米亞劃入捷克，希特拉今日要準備不可避免的世界大戰，是無可疑議的非先恢復在第一次大戰前所擁有的經濟力量不可，換而言之，非恢復這三個煤區不可，尤其是波希米亞。這是至少限度。

以上幾個原因，是決定了德國併捷的必然性，現在的局勢雖然弛時張，但是德國的野心永久滋長着，希特拉迅雷不及掩耳的拿手好戲，是等待着時機的到臨。

(二)

但是捷克，世界對他的戰鬥潛勢力，從不敢小窺過他。甚至有一時期柏林對他會發生過恐怖。我們且丟開國際的變化不顧，假使德國進攻捷克，看它將會發生怎樣的一個困難？

第一，在兵員方面，捷克的準備，與德國恰是同比例的：捷克的人口為德國人口的四分之一，兵力同樣的也有德國的四分之一，這就是說四十師團與一百六十師團之比。不過，自德奧合併之後，德國的軍隊已經擴大了，捷克為維持四與一的比例起見，已決定改行三年兵役制，可以增加八個新師團的實額。在這種情況下，捷克的實力已經不算壞，而捷克人更有叫他們樂觀的理由：他們認為，德國當侵入捷克的時候，至少須調其二分之一的兵力去防守法國波羅的海和波蘭三方面的戰線，那末實際

德捷戰鬥力的比例是二與一，捷克深信兩個打一個，決不是一下子可以屈服下來的。

第二，以軍需工業而論，歐洲除了德國，恐怕就推算捷克的軍需工業最發達了。捷克的專門人工是蓋世無雙的。捷克的兩個大工廠——斯柯達和勃爾諾，在戰氛密佈的今天，生產大大的增加了。捷克的軍需工業，集中在卡爾巴什山，（國境的東方，離德界較遠。）德國的軍隊既不易馬上打到，就是德國的飛機，也因為天然的險阻與可怖的防空，不容易襲擊。

第三，從前卑士麥會說：「上帝在歐洲中心建築了要塞。」這是指捷克的「茂威拉入口」而言。茂威拉入口，位於塔多山自然屏壁的西面，捷克的馬奇諾防線，以此為其重要據點。捷克雖然處於德國三面包圍之中，但據此要塞，與精良的軍隊配合，足以阻止敵軍前進於一個較長的時候。捷克人不重視陣地戰，他們的戰略，以運動戰阻止敵人的速戰速決。此在其地形的優勢上講，這目的是可以滿意地達到的。

第四，大家都認為捷克民族的複雜，是動員和作戰上的困難，尤其是波希米亞的日耳曼人，很可能在戰場上集團「倒戈」。其實，日耳曼人不都是傾向德國的，有許多社會黨和教會組織，都不甘心做漢倫的走狗，同時在捷克的軍隊中，組織是非常嚴密的，全軍的下級幹部，都是訓練有素的捷克人。他們會很堅決地在敵人面前維持軍隊的團結力。

由此可見捷克戰鬥力，不可輕侮，固然他打不過德國，但捷克目的在持久戰，而少他們

能牽制德國二分之一的軍隊於半年之久。

(三)

捷克的國際援助，雖是相當的有力而可靠。但因為捷克目前的環境使然，國際間除此局勢擴大外，很難發揮有效的力量。這實在是一個當前的難題。

讓我們先看周圍無數小國的態度：捷克的國境，一半是被包圍於德國領土中，所餘下的疆界，是被波蘭，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環繞着。匈牙利是奧匈保集團的一份子，一向和小協商三國取對立之勢，奧併於德之後，國社黨又在匈境活躍起來，匈國自身因而感受到嚴重的威脅，而漸謀和小協約各國接近，以保東南歐之安全；但一方面執政霍爾第之聘德，又顯示德國正在誘惑着她，以目前言，匈國在徬徨之途上了。以波蘭言，實際上是與捷克利害相共唇齒相倚的，其北境夾在德國領土內，正與捷克的西部情形相類似，所以不久以前，是在法國領導下聯合諸小國包圍着德國，但法國和他的世仇蘇聯結了同盟之後，使他感到極度苦悶，同時因走廊問題法國的態度太冷淡，而感法法約的不可靠，德國剛又乘機和他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使他脫離了法國自投入法西斯的懷抱。所以現在德國假使進攻捷克，波蘭是不是感到自己也將遭受到同樣的命運而知警惕？抑或仍舊在這矛盾中找出路？那是很難逆料的。但至多，他嚴守中立，甚或仍舊和德國同盟。

夫的軍隊早被美國所牽制住了。而只賸有一個羅馬尼亞，應該履行他的條約上的義務，參與抵抗。

但目前還有一個不幸的難題：那便是捷克東方的同盟蘇聯，跟德國和捷克都沒有共同的疆界。因此，蘇聯軍隊要援助捷克，需要取道波蘭或是羅馬尼亞。但這兩國的態度怎樣？從上面看來，波蘭對他世仇的蘇聯，根本談不上借道；羅馬尼亞雖然願意助捷，但對赤色恐怖還是相當的深刻，若一旦加入作戰之後，便不得不讓蘇聯軍隊通過國境，這事在羅馬尼亞是感覺着苦悶的。

或者以上的困難可以克復，但蘇聯軍隊也只能通過一條狹窄的走廊到捷克去，行軍是很遲慢的。

當然，還有法國，法國的援助是直接而有效的。但法國的援助，只能在一邊向德國進攻，若要和捷克軍隊合起來抵抗德軍，因為兩國也沒有共同的疆界而不可能，除非法軍能在短時期越過德國南部，以救捷克孤軍之急。但這一點，在德法兩軍力量的比較上看，法國實在很難說有把握能在德國境上迅速進展，恐怕在德法邊界上兩軍將有很久時間的僵持，而讓捷克去單獨抵抗（蘇聯的援助不是能很快就可求得。）德國的進攻。

所以，在這樣錯綜複雜的國際環境中，牽一髮可以動全身，捷克問題不爆發便罷，一爆發將使整個歐陸跟着爆發。

綜上所論：德國對捷克志在必得，不過是時間的問題。捷克方面具有抵抗的決心，與抵抗的能力，必延長戰爭，以待國際的變化，不

讓德造成「既成事實」。國際方面，捷克的同盟是相當可靠，必定來援助捷克，但因為環境的不佳，處處受牽制，不容易叫德國「一面倒」，因而使德更肆無忌憚，則前途的嚴重，更屬可慮。

所以，捷克將是大戰的導線，也是和平的堡壘。

蘇聯對日作戰準備

蘇聯正在無限制地發展其空軍，目的在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空軍力量，「誰能統治空中，誰就統治了世界。」日本對他的強鄰，不得不抱着莫大的隱憂。

在一九三六年內，蘇聯的航空訓練學校畢業了八千個民間航空人員，而其目的是造成一個擁有十四萬空軍的軍隊。

新成立的蘇聯獨立海軍部已經決定在太平洋及北方諸海上建立一個新的艦隊；重建海參崴成爲蘇聯太平洋艦隊的根據地已經完成了；保衛計劃中的黑龍江口海軍根據地的砲台建築也已經完成了。堪察加的彼屈羅倍夫洛斯克，正建築成一個準備北方諸海作戰的海軍根據地；並且在港口附近建立了一個佔地五百頃的大軍火廠。

蘇聯已經決定建築一條西伯利亞蒙古鐵路，此路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都有極大的作用，而「滿洲國」將受其極大的威脅。

——摘自密勒氏評論週報——

「輿論」是什麼？是社會思想的一個反映；社會的缺點，社會的要求，發之於人們的口，落之於人們的筆，就成為輿論。所謂「行能臧否，或素定懷抱」，是輿論兩個骨幹；輿論在消極的意義上應該是一種社會的批判，在積極的意義上更應該是一種指導。一個社會的優劣，可以由輿論反映出來；一個社會的進退，也大半可以由輿論來決定。執行輿論的人，對社會負有這樣重大的責任，因此也就應該特別慎重，特別嚴肅。慎重與嚴肅是輿論的最高原則，倘有違背這一個原則的，不但是輿論本身威信的損失，而且是社會前途的一個大害。我們如果發覺了這樣的輿論，不起來立即加以制止，加以糾正，影響所及，這損害也將臨到我們自己，臨到整個社會。

在文化落後的時代，輿論的具體的表示是人們的口；在文化進步的時代，輿論的具體表示就是人們的筆，也就是由筆寫而印刷成的報紙。口與口傳播，還不過短的時間與小的地域，而報紙的傳播却及於長久時間與廣大地域，影響的範圍與時間更大更久，因此一個報紙的輿論更加要遵守輿論的原則：慎重而嚴肅。否則危害社會的程度，將等於洪水猛獸。

報紙的輿論在平時對於社會的責任已經是十分重大的，而抗戰時期——一個關係整個民族存亡禍福的緊急關頭，就格外有重大的責任。因為報紙輿論可以刺激整個社會的情緒，可以

輿論之淨化

量的一個主要工具，是應該特別審慎與嚴正的。所以我們要在政府的正確指示之下，積極的起來督促報紙的輿論，使它能負起民族抗戰的神聖使命。在「抗戰救國」四個大字之下，我們應該贊助與遵守政府一切指導報紙輿論的方針。目前報紙上的輿論是值得我們特別注視的。在抗戰如此緊張的時期，關係後方民衆宣傳教育的報紙輿論，還殘存着種種惡劣的東西；其中有的是誹淫的文字，有的是揭發陰私，亂肆攻擊，更有的是離間民族的團結，挑撥國家的統一，尤其是破壞國際正確的外交關係。前兩種阻礙民族的上進，而後一種更直接損害着抗戰救國的利益，也就是危害整個民族。對於這樣的報紙，這樣的輿論，我們不但要立即起來阻止它，而且要立即起來制裁它。它不但危害社會，而且損失我們執行輿論的報紙本身的威信。

對於這樣的輿論，一方面要靠當局嚴正的監督，一方面要靠報人本身互相檢舉，互相批判；然而更重要的是充分的發揮民衆力量，由民衆來監察、檢舉、批判、制裁。祇有十目所視，十手所指，這些鬼魅纔能銷聲匿跡，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我們希望同業們起來執行這一個工作，更希望同胞們來幫助執行這一個工作。

「敵」與「將」

阿福

關於香港政府的新聞檢查

抗戰初起，香港新聞檢查所，即令在港之各華人報紙，關於日軍姦淫擄掠的字樣不許明登，這是因為着雙重的關係。日本駐港領事會向港政府抗議，華文報中的「敵」字，港政府答復，華僑報紙站在中國的立場，稱日本為「敵」，港政府未便干涉。

不知為甚麼，近日由香港寄來的報紙上「敵」字已經不見，大標題，小標題上添了許多大大小小的黑框框。

雖然，英國是守中立的，在英領土的報紙或者不便稱日本為敵。但另一方面，英國與中國國民政府，邦交素篤，為什麼香港的日人報紙上稱我國軍隊為蔣軍，空軍為蔣機，這無異是否認中國有國家的侮辱至極的字眼，港政府不加以取締呢？筆者離開香港兩個月了，也許日報紙上「蔣軍」的「蔣」字，已與華人報上的「敵」字，同時不見了吧！否則，希望我們的外交當局把眼光也放在這件事上，交涉交涉，港政府必須對敵報從事制裁，不能使敵人任意對我侮辱。

抗戰必勝

建國必成

敵在香港的新聞活動

青凡

敵國官方宣傳機關之同盟通訊社，其駐港分社，日昨傳被香港政府查封，雙方均未說明原因，旋據德國海通社訊，又謂該社照常工作，消息兩歧，真相未明。不問查封與否，此舉至堪注目。茲篇所紀，為同盟社在港之新聞活動，為時雖暫，聲勢頗大；一讀斯文，則敵國野心，可明若觀火矣。

自從盧溝橋事變爆發，我國展開神聖的全面抗戰以後，這不但香港的中國報紙，登滿了同仇敵愾的言論，雖說為環境所限制，但和內地的報紙沒有很大的差別。就是香港所有的五家英文報紙，也都表示同情我國。例如每日電訊方面，各報的態度，都非常公正，尤其社論也多能主張正義，絕對不屈服於日本威嚇之下。此種現象，一直到今年三月間，日本決定對於香港，採取積極的新聞政策以後，才逐漸起了一種很大的變化。這不獨在新聞界方面，我們感覺到日本活動的痕跡，一天比一天鮮明。并聞此事更影響到香港當局的態度；譬如從本年五月一日起，香港的英文報紙，就開始採用日本同盟社的電稿，於是乎讀者間，就有一種感覺，覺得有許多敵人故意造謠的消息，也間接混入到英文報紙上來了。這事實，曾引起了一般人的疑慮，到底會不會有外交背景？為什麼英國人要這樣妥協？

本年春間各報曾登載過，日本派了一批新聞記者到香港來活動，表面上說是四人，但這個數目并不正確，例如日本同盟社駐港分社，其中辦事人員就有十四個日本人，二個歐洲人，還有好多個女書記，這是那一種現象？我們是不難猜測的；像在香港這樣一個小地方，要組織這樣大規模的辦事處？要僱用這樣大批的

新聞記者？其用意何在？可想而知。此外東京讀賣新聞的駐港特派員嬉野滿，並東京大阪的朝日新聞特派員熊本重清等，他們也不是單鎗匹馬一個人到香港來，手下都帶有一大批幫手的。而日本的軍部，並其他報社等，也派有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通訊員，在香港從事活動，這還不算在內。所以常數日前德國軍事顧問的國際專車抵港時，就有八位日本記者，在九龍車站上出現，據另一方面的消息，當日實際上在場的有十位日本記者。日本的注意香港，僅以新聞一事而言，已可看出她的居心！

以上所說，只是日本人在香港新聞活動的正面工作，此外還有間接地影響到我國報紙的事實，在這裏，尤其值得注意。原來，香港有新聞檢查所的設備，凡中文報紙，在未出版以前，全文須先送到檢查所，經過一度的檢查刪除後，才准許付印，英國在世界上素以言論自

由受人敬重，不過香港是個例外。并且近來受了日本新聞政策的影響，香港新聞檢查所對於中文報紙的檢查，比從前更加嚴格，過去所禁用的字句，無非「血」「英帝國主義」等等，但此刻看來似乎已有天淵之別。自七月一日起，中文報紙，由香港當局華民政務司規定，禁用了很多的字句，因之最近旬日來，香港的中文報紙，自標題以至新聞內容，其間充滿了無數口和××記號，這些記號，就是代表被禁用的字句，據記者的調查，華民政務司所禁用的字句，有如下列：「敵」，「倭寇」，「倭夷」，「蝦夷」，「島夷」，「東虜」，「日寇」，「暴日」，「暴寇」，「獸行」，「獸性」，「獸兵」，「強盜」，「無恥」，「焚劫」，「姦淫」，「擄掠」，「屠殺」，以及其類似此等之字句，皆被禁用。不管事實如何，只要達到這類字句，便被刪除，甚至連小說都不能避免。大家都感覺到做中國的新聞記者，因為英文報紙，一向就不在檢查之列。全部事實是否有政治背景？我們此刻不敢預言，我們希望這一切只是一種表面文章，中國報界方面大家也深明大義，對於此事，目前還沒有什麼表示。

倭兵怨

▲出征苦
千里去從征，後會應無日，
妻子送道旁，踟躕吞聲泣。
▲遊擊戰
漢家有神兵，行蹤真難測，
銜枚揮戈來，欲禦臂已折。
▲運輸難
此身陷重圍，兼旬未交睫，
行囊今又空，不如利刃礫。

▲外交孤
折衝費躊躇，犄角成均勢，
暮楚朝復秦，友邦竟反噬。
▲財力窘
悉索更敝賦，羅掘及雀鼠，
可憐王國中，飼料亦斬子。
▲觀音符
我佛本慈悲，「人」「物」無分際，
殘倫獲譴深，祈祐反觸忌。

國際戰爭時之隨軍記者

紅英

新聞記者非軍火商，自然不鼓吹戰爭。但在這時代戰爭終究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未來的國際大戰已經展開在我們面前。在過去，有許多通訊社都是靠了傳播戰爭的消息而發展的，如英國路透社就是其中的一個。因為如此，所以新聞記者雖不鼓吹戰爭，但對於戰爭的新聞却非常重視。

戰時戰地採訪工作，與平时的採訪，有許多地方是不同的。因為在境遇上前者是處在一個危險的地帶，時時有生命的危險；更沒有充分的時間可以給你多方面的調查探聽；至於工具上的缺乏那是不必說的。所以一個隨軍記者——又名從軍記者，亦稱戰地記者，除了應該具備了普通記者的條件外，尚須能夠格外的耐勞，靈敏的感覺，有軍事常識，深通各地方言，健全的體格。

在戰爭時期，部隊的行動是不一定的，隨軍記者跟隨了部隊，有時須繼續的行進幾百哩；幾天幾夜不休息不飲食也是常有的事。同時有許多不利於所在部隊的消息，他是一定不准你透露出來的，但是為了記者職務所關，却非設法透露出來不可，這就須應用你的技巧和靈敏的感覺。你要判斷部隊進退的究竟，你要辨別前線情報的真偽，你要推測戰事的進展；：就非懂軍事學不可。你爲了忠於服務，就非親身上前線觀察和走入危險區作實地調查不可，這些你就得深通各地方言或國際語言。

作者已經一再的聲明，未來的國際戰爭一定是立體的多面的，從單一的軍事戰進而爲複

雜的軍事戰，經濟戰，宣傳戰。那時，全國的從軍記者，除本位的任務外，還須協助部隊的宣傳工作。他應注意的：(一)一般的地形；(二)在特別著名地區(指歷史上的和經濟上而言)；(三)附近重要軍事要地(如要塞要港以及形勢險要之據點)；(四)二軍之陣勢；(五)二軍之兵力；(六)二軍之總數；(七)二軍之正式衝突；(八)二軍之傷亡情形；(九)二軍之進退情形；(十)二軍之損失(死傷人數)；(十一)二軍之財產損失。

- (甲) 一、一般的地形；
- 二、在特別著名地區(指歷史上的和經濟上而言)；
- 三、附近重要軍事要地(如要塞要港以及形勢險要之據點)；
- 四、二軍之陣勢；
- 五、二軍之兵力；
- 六、二軍之總數；
- 七、二軍之正式衝突；
- 八、二軍之傷亡情形；
- 九、二軍之進退情形；
- 十、二軍之損失(死傷人數)；
- 十一、二軍之財產損失。

- (乙) 一、敵軍現在駐留地點；
- 二、敵軍司令部之所在地；
- 三、敵軍現行之戰鬥人數(包括士兵總數和火力)；
- 四、敵軍高級指揮之姓名和其參謀長之姓名；
- 五、敵軍高級指揮官過去之經歷(此點甚爲重要，從此可以推斷此番敵軍之作戰計劃)；
- 六、敵軍死傷之數目，有無高級長官遭難；
- 七、敵軍損失之總計；
- 八、敵軍之殘忍行爲(以下均甚重要)；
- 九、敵軍有否施放毒氣？或應用其他非人道戰具？
- 十、敵軍有否搶劫行爲？或其他醜態？
- 十一、有無高級長官死傷？
- 十二、有無特殊史蹟遭受損害？
- 十三、現在二軍之駐留地；
- 十四、未來形勢之預測。

- (丙) 一、我軍之現在駐留地及計劃；
- 二、我軍之戰鬥力及援隊；
- 三、我軍之司令官；
- 四、我軍之紀律與精神；
- 五、我軍傷亡之數目；
- 六、我軍損失之財產；
- 七、我軍後方輸款之情形；
- 八、我軍英勇行爲；
- 九、我軍士氣心理之激昂；
- 十、前線所急需之經濟品；
- 十一、前線士兵之艱難抗敵經過。

本報新聞記者之採訪是沒有一定可以預定的原則，以上的應用，須看各人的經驗與技巧。

新聞與抗戰力量

笑翁

我記得德軍事家凡米特將軍他說過這樣一句話：「新聞宣傳將利
用為武器之一，其價值與大炮和化學兵器相等」。我們即可看出此種
微妙複雜的軟性戰爭，往往比世界大戰之未通常所流行的硬性戰鬥，
更富有決戰的效果，這理由很明顯，即精神的毀滅，甚於物質毀滅，
我國兵法有云：「先聲奪人」，「不戰而屈人之兵」都是一種殺人不見
血的宣傳戰略，這雖然不能預斷使敵方的士氣沮喪的企圖一定能
夠成功，但是沒有一個政治家或軍事領袖會對於此種企圖躊躇不用的
，在某種情形之下，宣傳足以決定未來戰爭的期間，而且往往會影響
戰爭的結果，所以我們可以確定牠（宣傳）為軍事的原動力！

「宣傳同砲火是一樣重要，有宣傳而無砲火還可打勝仗，若僅有
砲火而無宣傳的協助，是無濟於事的」在國際風雲日趨緊急的今日，
各國現正積極作此種新聞宣傳戰的準備，這是由於一九一四年歐洲大
戰各國由經驗所獲得的教訓。

在歐戰未爆發以前，英國路透社與法國哈瓦斯兩大通訊社，即向世
界作不利於德國的宣傳，德國的大陸電訊社雖亦急起直追，相與抗衡
，但因為事前沒有準備，且內部組織不健全，其宣傳力量已極微薄，
及至戰爭爆發，英法與德雙方對外擴大宣傳，尤以對美國之宣傳為更
活躍，結果英國利用四十五萬基羅長的海底電線包辦了各國的歐戰新
聞，德國的海底電線僅三萬五千基羅，所以德國的對外宣傳，除了中

歐一角落獲得勝利外，幾乎完全失敗，至於英國在美之宣傳戰略與陣
容，更能處處發生偉大力量，另一方面更作熱情的宣傳，提出「英美
同文同種，應該互相合作」的口號，打動了美國人的心坎，而堅決地
加入到協約國來共同對德宣傳，致使德國感受莫大的威脅而終於宣告
敗北，所以德國統帥魯登道夫說：「我並非在戰爭上失敗，而是因為
德意志沒有一個泰晤士報的原故」。

倫敦泰晤士報為世界上最成功的報紙，輿論的力量，實足以繫世
界之安危，牠的成功，固由英國國際地位的超越，而其本身組織之健
全及其對於評論態度之素持穩重，實亦該報成功之主要因素。牠不僅
是被英國民眾及各國人士所重視，即英政府的外交政策亦完全視牠的
社評主張如何為其最後決定，牠的力量既如此偉大，則德國在歐戰中
因為沒有這樣一個偉大力量而宣告失敗，自是必然而實在的事
，於此，我們可以見到新聞宣傳戰之影響於戰爭的勝敗是如何的重大
！

要造成「一個民族，一個意志，一個輿論」，共同撲滅敵人，
唯有新聞宣傳足以完成此種任務，墨氏自傳里說：「我們不需要其他
武器，我們只需要一個報紙」，現在中日大戰開始，從事新聞事業者
，更當加倍努力，以完成第二期革命的任務，要做一個精神國防上前
衛的哨兵，不要做一個實際上並不名譽的「無冕之王」！

敵人檢查網漏下來

——東京通訊的一段——

……戰爭發生了以後，東京簡直變成一個愛國狂的都
市，天天聽得勝利的消息，天天看到新兵出發，今天舉行
提燈會，明天有些商人舉辦欺人的「勝利大減價」。……
……現在除了這羣吃「愛國飯」的人，誰也不再幹這勾當了
，誰都在懸心他們丈夫，兒子，朋友生命的安全，八九個
月的經驗告訴他們：戰爭帶給他們的，既不快樂，更不是

麵包，而是可怕的貧困！……前幾天軍部提出「省費統
治案」出來，於是有些人們就喊着「節省鋼鐵！」「不要
再做新洋服！」「用棉花代替絹絲！」這些新奇口號。昨
天政府當局又對市內各浴場下了一個命令，說什麼「當此
國民總動員之際，……浴室營業亦應一致勵行節約，為
此要縮短營業時間自十二月一日起……」我告訴母親，
她說日本從來沒有過這樣的年月！我們不需要鋼鐵，也不
要做洋服，更不要絹絲，然而我們享受一點洗澡的權利也
要被剝削去嗎？……

瘋 狂 的 世 界

克蘭斯博士在美國科學促進會的機關雜誌科學上發表過下列的言論：

美國——患了一種癡狂精神病。成天覺得快活，高興，很活潑，做着偉大的夢，做了許多能力所不及的事情，高聲大談其事業之成功。

法國——好像一個老處女，小心謹慎地走她的路，把衣裙拉得高高地，患了一種情感過度和恐懼過度的毛病。

德國——喜歡怨天尤人，覺得她自己的缺乏應該由人家負責。她是非常能幹的，她有充足的力量，可是她跟患慢性癡狂的病人一樣，常常不怕煩瑣地提出許多小事情，來證明她的控告是十分正常的。這種人在社會上是含着危險性的，因為他們具有理智和很大的儲力。……

意大利——真像一個智力薄弱的白痴的人，看見人家飛黃騰達起來，覺得他自己也能夠成爲偉大的人物。結果他只會吹吹法螺，誇口自己多麼偉大，智能上沒有實在的進步，事實上也沒有成爲要人的能力。

日本——患了一種病，喜歡發脾氣，而且夜郎自大，目中無人，他因爲有這種根本的特性所以常常跟人家作對，始終是我行我素，不理人家的忠告。這種人受了一個觀念所推動，甯願跟這個觀念滅亡，怎麼也不願改變他的主張。

中國——像一個越來越瘦的大胖子，爲人懶惰，鎮靜，達觀。他是個慈和的老頭子，喜歡過着逍遙自在的生活，不願受人家的干涉。患精神病的隣人不斷地攻擊他，苦楚他，使他很不舒服，有一天他會發起脾氣來，懲治欺負他的隣人的。

英國——像「一個大丈夫那樣」地忍受不景氣的憂鬱。然而因爲他年紀已大，所以他保守的，常常有點戒心，喜歡讓各樣事情自然而然地發展下去。他的習慣已經根深蒂固，需要相當的革新。

在今日的世界上，只有挪威、瑞典、丹麥、荷蘭、和瑞士是常態的國家。默然譯自一九三八年三月號「世界彙編」雜誌。

雪 恥 歌

易君左

人間之奇蹟，皆是血濺成。人間之奇恥，必由淚洗清。嗚呼中華五千年黃帝魂，以戰建國力保民族之生存，降至五千年後不肖之子孫，盡是斑斑之血痕與點點之淚痕。新華宮中天子夢，國家命脈全葬送，大海狂濤廿一條，金甌玉版萬千洞。爲問此恥從何來？腥風血雨下蓬萊，書成蝦字能爲寇，吹將蟹氣亦成災。倭奴政策標大陸，蠶食鯨吞意未足，關山淪陷雁南飛，夜月悽清鬼泣訴。蘆溝橋上石獅子，閱盡興亡感何似！無定河邊濁水流，朝朝暮暮令人愁！忍無可忍已至最後之關頭，一朝奮起誅仇讎！「只有個人死，沒有國家亡！」只有萬人死，決無一人降！只有戰至地老天荒，誓以頭顱鮮血保我一寸土，一尺疆！以前之恥今日雪，衛國惟有鐵與血。後方尚擁西兼南，前鋒不分東與北。橫逆之來不爲恥，掃除橫逆斯爲美，重重恥辱疊成山，大刀闊斧斬樓蘭，齊心努力鋤國奸。今日爲何日？「五九」國恥深！今日爲何日？大捷在台臨。今日爲何日？四萬萬人一條心。今日爲何日？「將我們的血肉築成一道新長城！」生爲中華一健兒，死爲中華一雄鬼，勝不驕，敗不餒。奪取最後最大勝利始高歌，大仇必報奇恥必雪蕩平倭寇復興祖國此志永無他！

無冕齋談薈

鬼谷子

某狂生輓周鳳岐

古之仁德者歿世，里巷輟春以哀之，輓歌執紼以送之，所以服其善思其人也。

後世輓聯，濫觴於古之輓歌。然世道日衰，文不載道，千金可致諛慕。富而不仁者死，暗喪之輓聯，往往侈陳其德，溢美其言；未嘗見有非其人鄙其行者。有之，則自某狂生之於周鳳岐始。

狂生，余邑里人，居滬濱。春間，問道歸鄉省其親，朋輩設酒以勞之。座間，賓主意興甚豪，生浮數大白，酒酣耳熱，抵掌自言其事：

「初，周鳳岐既遇刺而殞，家人歸其屍，從俗治喪。生書輓聯弔之，聯云：

「認賊作父，爲虎作倀，罪莫大於逆，先生休矣！」

萬民所怒，千夫所指，災必及其身，神明殛之！」

聯成，遣僕持而置於周氏喪居之門，閱者不察，奉以進。門客展視，相顧錯愕。出視贊聯人，不知去向，遂棄聯勿懸。其事甚秘，外間鮮有知者。」

生又論：「往史固多貳臣，方之明末，若吳三桂洪承疇輩。鳳岐無三桂之勇，承疇之學，而亦效襲學步，未作功狗之烹，先罹殺身之禍，其肉不足食，其惡不可及也。」乃改古句擊杯吟曰：「異謀未遂身先死，長使漢奸淚滿襟。」

軍火大王克虜伯

未鳴的譯

— KONRAD NORDEN原著 · 原載巴黎「CIARTE」—

克虜伯！這個名字是跟他所象徵的東西——戰爭——一樣地可怕的。這個名字在德國法西新主義的黑夜裏照耀着，可是它的光芒是超越德國國境之外的。

一九三七年秋，克虜伯在埃及開羅創辦了一間軍火分廠，又開設了一間新公司，專做印度的軍火出口生意；他已經把瑞典的軍火製造廠波福士盤過來；他正在挪威開設一間上等的鍊鋼廠；他又承辦了一個大企業，將在巴爾德海西部和丹麥裘特蘭間的水峽上，建築一座可通火車的大鐵橋。他去年曾供給保加利亞政府大批的軍火，包括一百四十門大砲；他承辦希臘海陸軍的大部分軍火，同時也是南斯拉夫軍政部的獨家軍火經理，正在替該國建造一片面積佔整個城市的大軍火廠。

雖然如此，前德皇威廉二世和希特勒，以及許多忠實的歷史學家，現在還在竭力宣傳，說德國這位軍火大王是純粹的愛國主義者。這是絕對不確的。在克虜伯的家族史上，這位德國軍火大王出賣祖國，威脅祖國的事件是罄筆難書的。自從一八一二年克虜伯軍火製造廠創辦人腓特勒·克虜伯向法國拿破崙一世宣誓效忠以來，克虜伯的家族沒有一次戰爭不參加，沒有一次不供給軍火給雙方交戰國的。

關於克虜伯的秘史活動，第一次世界大戰給我們一個最可怕的例證。第四代的克虜伯，即現在克虜伯軍火廠的老板，把一種手榴彈的模型賣給英國威克安斯東軍火廠，英人就用這種新式手榴彈，把成千累萬的德國兵炸得粉身碎骨。可是威克安斯東軍火廠在世界大戰中用過克虜伯的模型之後，竟不願付款。德國軍火大王遂於和約簽定後，控告威克安斯東欠賬不還，以每顆手榴彈值一先令三辨士爲標準，最低限度要求現款一萬萬二千三百萬先令。結果克虜伯勝訴，把殺死德國兵的每顆彈子的錢全拿到了。可是威克安斯東終究沒有這許多現款可付，結果只好用其他的辦法清償欠賬，使克虜伯的勢力伸展到英國的軍火業裏去。德國和英國的大軍火商聯合在西班牙巴斯克州開設鋼鐵廠。克虜伯又在西班牙其他地方開設機器廠和電力廠。西班牙內戰爆發之後，克虜伯尤其活躍，不斷以大宗軍火供給叛軍。

凡爾賽條約雖則禁止德國公然擴充軍備，可是克虜伯的活動依舊沒有停止。他在德國境外發展他的業務。荷蘭海牙的軍火廠幸福公司和克虜伯合作，於歐戰停止之後，向德國「買」了一千五百門大砲，使這些軍火不致被毀。他在荷蘭鹿特丹收買了一些軍火廠，如機器廠及海軍造船廠等等。他最近曾造出一些謠言，說法國和比國已經訂立一個聯合攻擊荷蘭的密約，使荷蘭和德國更爲接近，因此他也有機會可以多做一點軍火生意。

